



勉菴集  
十三

~16  
2374  
13

共二十三



16  
2374  
23-13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碑

忠臣朴公兩世旌閭碑

清川祠遺墟碑

宣傳官 贈左承旨李公殉義碑

雪谷先生鄭公遺墟碑

高氏三孝四忠碑

西湖許公遺墟碑

學圃堂遺址碑

孝子崔公兩世旌閭碑

晚翠堂金公遺蹟碑

芝山祠遺墟碑

龍淵祠遺墟碑

孝子柳公旌閭碑

神道碑

左贊成金公神道碑銘

平壤庶尹 贈吏曹叅判黃公神道碑銘

兵曹叅知 贈吏曹叅判李公神道碑銘

工曹判書貞海君白公神道碑銘

華西李先生神道碑銘

門下侍中農隱趙公神道碑銘

蘆沙先生奇公神道碑銘

眉巖先生柳公神道碑銘

福興君趙公神道碑銘

雪汀李公神道碑銘

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謚齊靖申公神道碑銘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碑

忠臣朴公兩世旌閭碑

蓋當我 宣 仁之際南夷北狄後先侵軼 廟社  
生靈凜若綴旒于斯時也內無民社之責任外乏尺  
寸之長技赴湯火履鋒鏑竟以身殉而不悔使東韓  
大義振於華夷者寔文烈公趙先生錦山之役與夫  
江都諸公死義之力成敗利鈍不足論也由是言之  
伊日之執水火役在卒伍間者宜皆可錄况簡在從  
事之列而與主帥同其死生者乎湖西之燕岐忠孝



洞即密陽朴氏菟裘之地麗朝有諱剛生官贊成事  
號蘿山耕叟爲最著中葉以降寢以衰歇而不替者  
忠孝也以武舉職參軍號樛亭者嘗受業於趙先生  
門下壬辰上黨之戰與先生協力討賊卒以致命參  
軍季子主簿公承襲庭訓丙子虜變與兄元謙仁謙  
禮謙爲兵馬節度使李公義培從事儉川之役厲氣  
巡城曰吾父死於倭倭與胡雖不同其爲我國不共  
天之賊則一也報父讐雪國恥不亦可乎爭爲先鋒  
所殺傷甚衆竟以兵少力弱爲賊所逼與兄三人同  
日並殉世謂兩世五忠 英廟丁卯 命旌其父曰

忠臣通訓大夫漢城參軍朴天鵬之間子曰忠臣通  
訓大夫軍資監主簿朴義謙之間自是儒賢士大夫  
多記實以美之噫兩世節行可謂發露無餘蘊矣傳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朴氏有焉參軍十世孫相奎謁先徽之  
易就晦昧將改建旌間兼豎小碑於其前爲久遠計  
丐余一言以識之余謂兩公名迹視趙先生李忠壯  
雖隱顯微著之不同抑所仗大義則將與天壤俱弊  
豈區區筆端所可低仰但使後世之張皇虜情販君  
賣國啓不知畏者有見於此則庶將羞死不暇是亦

豈不爲風化之一助也歟若其細行之可書者諸公之叙述已盡無容贅一辭云

清川祠遺墟碑

務安治南甌峯之下舊有清川祠享高麗太師武烈公裴玄慶監門衛上將軍 贈兵曹判書裴均開國功臣貞烈公裴克廉叅奉裴繪俎豆絃誦邑人共之而其實裴氏一門之祠堂也曩於毀院之舉一體沙汰鞠爲灌莽而樵牧之嘯歌躑躅於其上者殆數十年後孫奎繕鑑圭等相與謀曰吾姓僻在海隅單寒蹇滯縱不得比列於國中大家其歷世綿連冠儒服

儒而不替家聲者寧可不知其故乎實以祖宗積累培植大者功存 宗枋澤及生民小者守身林樊修潔行義而有本者然也不幸堂宇廢墜蘋藻未撤未克有同於觀瞻昭明彷彿薰炙之日而左右前後之溪山草木尚不改也且其精靈氣魄合萃一處陟降洋洋而儼臨我後人者猶夫古也漢北千里雲仍布列納籍縣官者又不可數計而周知也如是而將數百年院享舊址任其泯沒而不圖經遠則決非後承紹述闡明之道而祖先如在之靈其肯曰余有後乎於是琢碑以豎之謀及不佞俾述其所以余謂大丘

氏自新羅以降上下數千年間名德耀于時福蔭垂於後者既如是章章而以至菟裘之地俎豆之場其欲十分保守於歎食搶攘之中者又非餘人之所可及也由是而講明正學敦尚行實一如先王典章而不懈焉則安知不為異日大來之基本而古昔人創垂苦心庶其不墜於地也歟嗚呼甌山不頽清川不渴則此石與之俱存

宣傳官 贈左承旨李公殉義碑

嗚呼此長城府西十里華峴故宣傳官李公學承殉義之地也曩在甲午東賊猖獗于湖南連陷郡縣所

過人民殆魚肉朝廷差洪啓薰為招討使將兵擊之公以壯衛營隊官從戎留陣靈光時賊徒數萬盤據長之月坪公領軍二百人為前鋒夾水而戰斬賊百餘然寡不可敵衆而大軍尚遠於是賊渡水三面圍迫士卒遂潰麾下士挽公請跳公笑曰丈夫死爾不可臨難而苟活也挺然獨立罵賊不屈而死即四月二十三日也雖古之景卿何以加焉迨其反葬還賊於路至有剖棺刺屍之變公之禍尤其慘矣賊未旋踵墜馬自斃豈非公精英之氣不隨死而亾有此靈驗者歟事聞特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 命

遣官致脩錄其弟道承為金浦郡守蓋非獨以慰忠  
魂於九原實為萬世樹民彝為臣子勸也至矣鄉之  
人士相與言曰昔宋宋兩夫子叙列忠義雖微必書  
如唐衛士李士龍之倫亦皆著之簡編况以公節義  
之磊落而可無識乎將立石以表其忠寢即竒字萬  
倡其論知府金星奎助其力儒生宋榮淳朴萬升幹  
其事朴君以金漢穆所為傳北走八百里徵文於不  
佞不佞讀之未半不覺淚潸然下矣雖在異世猶可  
激昂况並時同朝耳目所逮者乎蓋嘗論之人有五  
常君親為大士有百行忠孝為先所在致死分定故

也而苟非辨於義者甚明養於中者有素則倉卒危  
迫之際喪失本心而忽不自知其所惡有甚於死者  
多矣公以移孝之忠常懷慷慨之志及遭王事多難  
之日終能蹈白刃喪其元而不悔疇謂疾風勁草大  
冬寒松者捨公而誰也天高地下日月照臨閱千禩  
而不朽者其唯李公之死節也歟公字景習 成宗  
王子景明君謚貞敏公諱忱之後也中葉有諱齊衡  
文執義諱端錫文叅判 贈吏曹判書號雙壺堂俱  
以清白孝行享長川書院於公為七世六世五世諱  
復淵武統制使曾祖武副摠管應赫祖通德即厚址



考武郡守鍾奎公以 睿陵壬子生今 上甲戌登  
武科筮仕武兼歷都判經僉壯衛營哨官兼帶宣傳  
官卒年僅四十三銘曰

捨生取義是云大節士方平居固不揭揭變故臨之  
鮮能自立公惟從容內篤操執成敗利鈍所仗者忠  
捐身爲國無愧蒼穹生行死歸 王心斯惻何以贈  
之銀臺顯職龍江不渴英風俱長刻詞于石昭示无  
彊

雪谷先生鄭公遺墟碑

嗚呼此丹城縣文山之下道川之上即雪谷先生鄭

公捐袂之地也謹按公諱保官司憲府監察慷慨有  
氣節逮六臣獄起往省其妹為韓明澮妾者曰公何  
往曰詣 闕鞫獄也曰公當為萬世罪人明澮聞之  
卽詣 闕告 上親鞫之公對曰常以成三問朴彭  
年為正人君子故實有是言 上命輟之仍問此何  
人左右曰是鄭夢周之孫 上遽命減死曰此忠臣  
之後不可殺遂流于延日尋移丹城付處于文秦村  
服 上王喪三年以卒事載國史及丹城邑誌 肅  
廟己卯復 莊陵旌表六臣諸人公亦 贈吏曹叅  
議 正宗辛亥又 教曰鄭某忠節可謂不死之死

六臣况以乃祖之孫踵守家聲者乎先是因儒生丁載建沈鼎熙李衢祥等疏請配食于寧越八賢祠至是又命追配於龍仁忠烈院列聖褒崇之典可謂至矣後孫等不忍其水地廢荒謀及於不佞竊惟莊光之際天命人心已有所歸才露形跡性命辦焉公以禍家單子慮患畏約宜不暇給而乃出口氣於刀鉅鼎鑊之前凜然有不可奪之志者苟非實見得形氣之輕而道理之重不能信乎其所屈者短所伸者長而樹風聲於百世之遠也彼一時功臣輩聘怪作威固之生幸而免者殆狗不食餘矣是則公之

為於文忠先生尤有光焉而尤陶諸先生所眷眷致意者莫非衰世之意况此西氛充塞禮義掃空先王典式不可復見則其於平日杖屨遺址建碑紀蹟以厲徃來行人而振發其忠義良心者政可急而不可緩也使公英靈而在者其將曰余有後乎是役也前工部侍郎煥翼氏寔主之而煥社喆基邦鏊祺永有力焉請文者鳳基其名銘曰

文山峨峨道水湯湯山不頽水不涸公名與之俱長  
高氏三孝四忠碑

康津縣西距十里有洞曰長春濟州氏棠梓之鄉也

我成廟朝有縣監守精忠順衛守儉昆季暨忠順  
衛曾孫處士命達並以孝行蒙褒典迄今數百年烏  
頭赤脚炳臨周道世稱高氏三孝壬辰之變有曰夢  
龍縣監子以部將從霽峯幕下錦山之役中允致命  
曰台允忠順衛孫以本邑守城將護衛 殿牌至死  
不避曰弘達忠順衛曾孫扈 駕龍濟始終效力曰  
武全縣監從曾孫舉義之日即以身殉事定盡錄宣  
武原從勳又謂之高氏四忠事雖有微著其秉心執  
義固無遜於長澤家忠烈三父子之為而顧後承單  
弱墓無顯刻門不旌表詞翰家記述揄揚並無攷據

而寂寥一義錄而已者為可恨然忠孝天地之大經  
一國而得一人一世而得一人猶難矣况於一門四  
世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為祖為孫錫類不匱者豈無  
所本而然哉蓋高氏自三乙邗始凡十五傳高明清高  
厚來朝新羅世襲星主爵又三十世當麗氏統一高  
自堅遣子入覲又十五世入本 朝蓋自得姓以來  
至今二千餘年上下七十餘世譜牒所錄聞人達官  
如僕射侍郎文忠文英世不絕書世所稱大家顯貫  
莫之或先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殆不誣矣而所謂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者尤可信然其附諸金石垂示久

遠誠可急而不可緩也噫居今之世能焉者幾竊爲高氏賀焉請文者忠順衛後孫光日邦瑞其字也

西湖許公遺墟碑

此南原府西距華山之北滄洲之下山紆水抱而曰西湖者故西湖許公杖屨之地也始本府西倉火將移建請賣其基址公謂吾舍旣在王土焉用價爲因納于官中廢而墟闔境士民一辭言賢人舊址不可永認爲公家物事而任其荒蕪也乃還之噫夫以韋布之微遺韻餘澤誦傳數百年寓慕起敬如一日者豈偶然哉蓋公以魁偉卓越之姿兼好善疾惡之性

備馬敏速之才爲一時學士大夫所推重到必傾蓋迎必虛座願與相交而無射焉則即少屑意青紫綬冕庶可馴致乃其志介石若將浼焉始也梧陰尹相公薦遺逸擬洗馬之職尋而朝廷欲委民社之任則並貽書尼之便翛然遠引退老江湖之上終身無怨悔是其高風清節殆庶幾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矣然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方光海亂政忠賢逆逐敦倫之禍迫在朝夕則決非士君子進取之日與其容易出身而事莫追補於顛沛之境寧固守林樊全吾所性齊公之微意所存此又不可不知也

公諱愷字和仲陽川世家生 嘉靖戊午卒 天啓  
丙寅師牛溪成先生平居儉約律身一切聲技芬華  
不以經心宵次灑落如水壺秋月所與遊皆一時名  
碩如金仙源鄭畸菴申象村李延平朴鳳洲諸賢尤  
其分厚者所謂見其友知其人者亦信矣乎水地之  
不忍廢荒記蹟垂後政可急不可緩者後孫洵欲亭  
焉而未果今其致力榦榦與有勞焉請文者名棧字  
汝則

學圃堂遺址碑

士生三代下君臣契會師友淵源得如己卯盛際則

斯可以無憾矣升沉榮辱不須論也蓋當是之時羣  
賢彙征贊揚至治訂謨設施少或參差而乃其志伊  
尹之志學顏淵之學所以爲堯舜君民之軌轍規模  
則未始不同故學圃先生梁公諱彭孫即其一也惜  
乎天不祚宋駭機一發士林魚肉而中外無小學近  
思者殆數十年先生罷官家居止遠近學者曰君不  
聞慶元黨錮事耶各尊所聞無重吾罪戾爲也因杜  
門歛迹反復聖賢之書致力誠敬之地晦養自修沒  
身無怨悔今雙峯里小溪之上即學圃堂舊址也距  
今數百年階礎形止依然如昨所植文杏亦且無恙

學士大夫往往說當時事未始不齎咨興感况於孝子慈孫不忍其水地廢荒付諸金石而為承先牖後之地者其心豈有窮乎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梁氏有焉然紹述先德事之本也守護遺基事之末也為其脚下者不可濶略其末而尤當致力於其本也是乃為永久不替之道而先生精靈若有在者亦豈不曰余有後乎遂識之如右諭于其後孫在慶甫

孝子崔公兩世旋閭碑

興城縣西距寬闊夾壙而里曰龍岡者慶州氏平泉

類隱居行義不訖聞知近有晚悟公侯慶暨其子梧月公鳳儀兩世以善事父母聞鄉薦于道道申于廟堂而達於聽卑之天 贈官旋表磊落相望令人有感發興起之勢者豈偶然而已哉傳所謂黃流不注於尾缶福澤不降於滌人者其信然矣顧二公行治奇寢即宇萬記文靡不該矣又何假金石以重輕然子孫之請不于人而于余者非以文也為其老或有聞而可徵於來世也蓋孝悌根於本心求之則得行之則至初無古今賢愚之別宜其人皆可知能而父不能傳子孫不得以受於祖者生稟有別而教化風

俗使之然也况今人慾内潰洋瀾外溢衣君食君而  
大言不慙者豈不是忠孝淵源世臣巨室而考其事  
為一切相反其故何哉心一差於幾微之間而繆以  
千里之遠者如此于斯時也一事之善猶可備錄况  
衆善之兼全者乎一人之孝已極罕焉况於兩世趾  
美而言足聽聞者乎竊欲表而著之以厲夫頑鈍無  
恥之輩請文者榮涉奎涉於二公為孫若子也

晚翠堂金公遺蹟碑

嶺東臨瀛士大夫冀北山海秀麗風俗淳龐滄海力  
士稱古昔之生長粟谷先生鍾河嶽之精神地靈人

傑詎不信歟府北三十里里曰新里即古晚翠堂金  
公適軸之地而曰訪鶴亭道泉齋樂二軒以其休官  
家居寓與山水而命扁也曰砥洞鼈梨谷以公孝或  
異蹟塗人耳目而自相名焉者也公諱應一字德文  
家世文行望于鄉里考煖沙公諱景潤蔭仕牙山訓  
導妣崔氏壽甲其本親以 萬曆戊戌我 顯廟庚  
子始終在世六十三 仁廟庚午擢明經科尋除粟  
峯察訪在官三年隨豐歟節賦稅矜鰥寡恤窮乏孝  
以發民民皆感化至立石頌之公孝友天植幼讀小  
學至水鯉幕雀事始疑其虛言乃沉淹良久曰此豈

人爲孝出天性天乃感應長老咸稱異之至是以親  
老辭歸園種菜池養魚以供甘旨建塾授徒植松蒔  
梅詠詩見志扁其所居室曰晚翠蓋亦託於遲遲耐  
寒之意也訓導公患咳嗽藥不奏效醫言朮蜂房和  
石灰煎服則神驗時值冬節卽攜筐鍤冒雪索於石  
堆盡日觸寒手皸足凍頓忘勞苦終不得焉如是三  
日又晨往號天良久忽有雄雉作聲飛于十步許石  
磧乃呵手往視猝有蜂螫手而過因得石灰於厓角  
小礪又有蜂房懸於石壁間取以煎進立效又於一  
夜氣息奄奄而思梨之酸爽者乃往西谷一泉上梨

樹之下掃雪涕泣呼祝不止忽飛泉淙淙於樹下有  
一鼈含梨而出取而嚼進肺腸埋鱗之氣頓祛時人  
咸曰異矣及丁憂過乎哀居必經帶柳不酒肉臨  
祭作孺子慕如袒括日朔望必展墓手植松楸樵牧  
以爲孝子植戒勿翦伐云嗚呼以若行義不得蒙旌  
表貶贈之典而寥寥數百年者可慨也已後孫演達  
踏跣遠地屬余金石之役不容以老耄辭因繫之辭  
曰  
嶺之東海山明麗兮宜乎隱士之盤旋自受天以孝  
始終兮推之百行驗其賢



芝山祠遺墟碑

維光州牧西距二十里有永思亭先生崔公亨漢衣履之藏在焉向前數十武毀礎頽垣鞠為灌莽者即其俎豆舊址也粵若 成化年間公以殿中御史出監王果報政三載化被一境嘗等味歸亭於縣東隙地味志觀物以自適焉鄉人士懷其德因以為遺愛祠歲時薦享後以河西金文正先生追配時位次先後論議歧貳遂移建于此主享文昌侯孤雲先生又謂公兄菴菴公雲漢藥圃鄭公吾道皆鄉先生之可祭者也從而配食而曰芝山祠者殆百餘年今上

初服為用事者作備上自 皇廟以洎額院鄉祠一體遭焚坑之厄此其興廢大略後孫等齋痛舍冤久而愈新相與謀曰不可使祖靈陟降之地任其泯沒而無徵遂伐石以碑之問刻於余竊惟公之始終載在史乘作家闡揚後先相望可傳之百世而無疑何庸贅焉第當天地幾貞彞倫晦塞之日無以見人心之難誣而天理之常存則是役也誠可急而不可緩也因歎息而書之如右主事者相景基龍其名

龍洲祠遺墟碑

今上初服罷國內書院三嘉之龍洲祠及焉祠乃

永慕齋先生李公妥享之所也李氏在麗朝甚顯門  
下侍中作臣為恭愍王國舅有孫曰楹官中顯大夫  
典醫監正永慕其號也少而好學與鄭圃隱李道村  
諸賢為道義交闡明儒術排斥佛教親老退耕於野  
家素窶難以為養天監孔昭誕降嘉瑞南冥曹先生  
記其事謂儉德林泉不以祿榮唱磨諸賢闢邪扶正  
志可則而學亦淳矣帝眷于誠齋降王粒五十廬墓  
終身而慕孝既至而行又篤者此寶錄也後孫等相  
與謀曰吾先祖俎豆於此垂近二百年矣蘋藻馨鄰  
今不可徵其彷彿而裔孫之支分派別布濩於一境

之內者無慮千計皆以永慕為祖哀敬所興有同萃  
儼闇而不章曷以詔茫昧而飭悠久於是伐石為碑  
問記於余余唯孝子致感如冰鯉雪筭古亦有之而  
至若皇天眷佑孝子終養感動一時之耳目垂炳百  
世之久遠者自載籍以來未之或聞則所謂天未始  
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而流通感應之妙不可誣也  
為其脚下者惟興感反省本之是務敦孝悌之行講  
詩禮之業文相期勉無墜緒餘則儘可謂相溪而葉  
茂源遠而流長永慕公亦豈不曰余有後乎李氏勉  
之謁文者仁錫永錫其名

孝子柳公旌閭碑

三綱五倫父子居先衆善百行孝爲之首自生民以來世無汚隆人無馴暴而卒改易他不得殄滅他不得所謂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秉彜也慕軒柳公演字聖化善山世家 穆陵朝有眉巖先生以道學節行為士林領袖寔九世顯祖芝根醴源有自來矣公平日以善事父母聞鄉薦于道道 啓于朝廷後霜臺之爵申綽楔之典詞翰家叙述揄揚又無餘憾噫以董召南之孝且慈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聲而猶自見知於世者賴有韓文公大筆公之始終視諸董

坐未知其孰為優劣而受報闡名蓋亦過之是則士之遇不遇有命存焉亦非好子孫幹旋之力又焉能容易周全若運掌然哉吁其盛矣公之事實備載墓銘及旌閭記茲不復贅姑論其天顯民彜之不隨時變易者有如是云

神道碑

左贊成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長興府北二十里溪山秀麗林整固密而亭曰冬栢故議政府左贊成金公晚年菟裘西距數十武負甲而封者即其衣履之藏擬例當神道有碑螭首龜趺

而闕焉未遑者垂四百餘年十五世孫潤珍錄其遺  
事千里重跡請文於余余素昧典故辭非其人而不  
獲焉則謹按公諱麟字仁叟系出西原以新羅王子  
清州君諱錠為始祖考諱輝連官同正 皇明永樂  
壬午生癸卯登第隸屬權知承文院副正字由堂后  
起居歷吏兵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 世子侍讀  
院直講工曹叅議吏戶曹叅判司諫院大司諫承政  
院都承旨漢城府判尹司憲府大司憲戶曹判書至  
議政府左贊成知 經筵春秋館事畿州府尹咸鏡  
道觀察使此其內外履歷至若陝川長興則曾以諫

諍切且見忤權貴而補外者也及 莊陵遜位恨不  
與六臣并命遜跡鄉里杜門自靖享年七十三而卒  
於 成化甲午貞夫人吳氏籍文義考仁富李氏籍  
廣州噫公早擢巍科歷事三朝服官內外致位崇秩  
意其言行功業必多輝赫可觀而文獻斷續其詳有  
不可攷惜哉雖然出處君子之大節也國家化理之  
盛莫尚於 英 顯二陵而公以此時顯世道人事  
之變莫慘於癸丙而公以此時廢進退皎然且其以  
金東峯南秋江為知己師友至與門生知舊講論春  
秋而曰士之處世以臯夔稷契之業導其君在堯舜

之道可免後世之責云者尤以見交際之正自任之  
重一鬻可以知全鼎一羽可以知全鳳又何必多乎  
哉顧世代遙遠後承寢微 朝家無易名墓道無顯  
刻其收拾梗槩垂諸來後可惡而不可緩也茲就本  
狀略加點竄附以妄見強引太史公傳留侯荆卿徵  
諸畫工藥醫以詒來世云銘曰  
寧其愠於人不容其道之枉也寧其屈於身不忍與  
時而往也虎溪之西有亭巽然地塏爽也生樂其遊  
死銘其丘彌百世而流響也

平壤庶尹 贈吏曹叅判黃公神道碑銘 并序

故平壤庶尹塘村黃公暉字子輝其先長水人始祖  
新羅敬順王駙馬諱瓊入我 朝領議政翼成公諱  
喜相 三朝致太平配食 世宗廟庭其玄孫 贈  
左議政諱允恭生忠清兵使 贈左贊成武愍公諱  
進壬辰倭變為國家立大節世稱晉陽三壯士之一  
是生巨濟縣令諱廷說娶慶州金氏生貞克修文寔  
公考妣公以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七月四日生師  
事慎齋金先生得聞為學大要諸先正緒餘行誼文  
學冠絕士類如李完南趙浦渚安牛山李玄洲諸公  
皆處以畏友癸酉中司馬丙子清八寇 大駕幸南

漢城公時在南原奮起草檄布告一省旬日間得兵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人糧三千三百十一石馳到公州為召募使鄭公弘演別將領軍至果川與賊遇斬首數十級已而聞熉成罷歸丁丑除章陵叅奉成策設庭試取士以南宋時事為題公對策有不幸賣國之奸首倡和虜之計誰為陛下畫此謀百世之羞辱難洗等句主試者擢置巍科而大為時宰所不悅由成均館典籍遷禮曹佐郎為司諫院正言時清陰金文正公以斥和大義為羣不逞所齟齬論議崢嶸公慨然歎曰吾職在言官豈可已乎於是草啓數百

言極論之且及銓官南以恭挾詐牢籠狀未及上齒人李燧等同在臺閣瞰其機急先出狙擊之並誣巨濟公任喬桐時干涉綾昌獄事巧織疑似橫加不測公遂遞諫職己丑孝廟御極登庸才俊起公廢籍為咸鏡都事使覆審境內水旱災傷公陳情辨免誣條暢懇惻有足感動人者事下該曹回啓其十分冤枉公感激承命竭力庇民瘼條上之一方之民賴不顛連者甚眾壬辰除平壤庶尹律已以簡御眾以寬民方望治而公已病矣以甲午四月十三日卒于鄉第之正寢享年五十一時名士大夫咸誄挽以哭

之惜其用之未究也公符彩秀朗議論慷慨制心處  
事動慕古人絕不與時俗俯仰每言吾於人無所不  
容惟勲貴權倖畏避如暑月糞溷耳沈器遠金自點  
子鉞皆與公有舊屢致意而公終不肯一覲嘗與洋  
儒疏請栗牛兩先生從祀文廟橫議傷出疏斥甚悖  
時有別科 上命罷館試諸儒皆赴他所獨公數人  
不動公少以文辭鳴晚益好性理之學每鷄鳴而起  
終日危坐俯讀仰思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四方  
學者至者甚衆時或以龍門譬之及夫甲申以後則  
痛華夷之無主憤冠屨之倒置恒燕居壹鬱感切風

泉有我生靡樂之歎此其向背明且好惡嚴正雖根  
天賦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莖在府西三十里福  
峴負亥之原 健陵丁未配食于楓溪祠 仁陵甲  
午追 贈吏曹參議今 上壬辰加 贈參判 命  
旌其閭錄用詞孫門中子姓咸萃瞻掃愀然興感曰  
不可使百世之後不知是祖之宅也伐石為碑問銘  
於余余人微言輕顧不堪任人金石事然竊念公之  
志雖不得行於當時而其氣節樹立可與古仁人烈  
士同條而共貫矣况今人風士節日以卑下重以天  
地閉塞蹄跡文橫欲求愛君憂國輕勢利重名義如

公萬一者而不得焉則表見前輩奇蹟偉行用寓高山景行之思者余素志也遂不敢終辭按狀而叙次如右配 贈貞夫人南原楊氏生員時益女温惠寡言居貧不憾公每心安焉生與公同年卒後公十年墓合附舉四男長傲龜以遺逆薦授叅奉官至察訪次命龜次信龜有學行別提次任龜監察錄保社原從勲一女適士人徐植孫男五人女四人來請銘者都事瑩龍顯其八世九世孫也銘曰  
長川華閱世篤忠貞公緇祖武不失顯名早藝文章馳騁藝園晚學性理周旋儒門北虜匪茹 大邦為

讎公奮布衣義秉春秋羣小射的君子被讒公在薇垣獨啓囊函盼彼權倖不啻臭惡守正不撓俯仰無怍薄言牛刀曷展 珥蘊天不假壽士林流技厚施之報百世可俟 馳贈綽楔先生閭里福多之原寔公攸藏我銘牲繫昭示无疆

兵曹叅知 贈吏曹叅判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當寧二十八年壬辰湖南儒生黃元龍朴海寬等上言先正趙文烈公錦山之役帶方義士李潤與七百人者同時立愷事載義錄不啻丁寧而迄茲數百年未蒙褒典非只有憾士林抑亦 感朝欠事啓下該



曹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同知義禁府事據典當  
螭首龜趺揭諸墓道後孫鍾元東雨以狀問銘於不  
俊謹按公字存中其先慶州人歷麗洎我奕世簪組  
高祖侗監察 贈吏議曾祖吉安司正 贈吏叅祖  
堪監司考周臣縣監莅官御家甚有法度妣安東金  
氏縣監孟誠女舉丈夫子七人公居第四自少志尚  
遠大不屑舉子業讀書至忠巨烈士臨難致命處未  
始不三復激昂丁內外憂居廬盡制服闋往拜栗谷  
李先生于海州之石潭先生叩其學甚加稱翺尋以  
薦除 獻陵叅奉遷轉至兵曹叅知時東西岐貳

朝家不靖乃棄官遷居龍城北秣川坊扁其室曰退  
思養閒劬經若將終身及島夷荐食 大駕西遷則  
輒慷慨投袂而起曰吾家世受 國恩豈容苟全奮  
義敵愾此其時也因糾合同志士于若干家丁馳往  
與重峯趙先生陣合效力於西原再戰至錦山竟以  
衆寡不敵力屈而殉節即壬辰八月十八日距其生  
嘉靖甲午年五十九用衣冠塋舍人洞負子原噫草  
野閒散不忍愬然於國家之急而畢義願忠尚如此  
彼謂義旅之不利官軍而多方沮撓故誤師機者殆  
狗不食餘矣夫人順天金氏思吉女墓合祔男天行

金正 贈戶曹叅議孫熙金正無嗣點 贈教官曾  
孫志臯志島志益 贈教官志說志夔俱以學術稱  
銘曰

侃侃乎其親上死長之心凜凜乎其舍生取義之烈  
求諸古昔蓋難多得公乃實踐庶不愧作有屹者碑  
大書深刻後來百千昭示無枉

工曹判書貞海君自公神道碑銘 并序

我 中宗大王以仁孝恭儉之德有撥亂反正之舉  
時元臣首將暨至鄉士大夫凡心於王室共濟時艱  
者可歷歷數矣白氏貞海公其一也公諱壽長字彭

祖遠祖高麗成均進士諱揮傳至平章事諱天藏封  
水原伯白之貫水原自此始六世至吏部尚書寶文  
閣大提學諱莊號靜慎齋師事圃隱鄭先生麗社屋  
入雉岳山中没身自靖事載國乘高祖諱雲昇禮賓  
寺副正曾祖諱祿守縣監祖諱繪司饗且長考諱孟  
夏縣監 贈判書妣貞夫人公州李氏叅奉希信女  
成化十七年辛丑舉公于長興里算稟姿絕倫年才  
成童工文藝善騎射象皆推之以需世之器 弘治  
戊午魁謁聖虎榜即拜軍器寺主簿尋為永興通判  
移樂安郡守所至有異績民皆頌之入為訓鍊院正

時燕山在位十年淫虐日甚民不堪命朴元宗成希  
顏等密違易樹之議顧緩急無可得力者使柳順汀  
言於公曰吾輩斯舉誠萬不得已君如袖手奈宗  
國何生民何公始驚中疑終而犁然曰諸公之議是  
也乃與崔漢洪鄭元謙李成彥辛允文朴永文張挺  
洪景舟等七八人者約為之期武夫健士不期而至  
者以數百計是日夜朴元宗發五衛軍卒結陣光化  
門前令公率諸壯士前進時關門閉公舉足踹門門  
鑰自開乃率百官詣差備門外稟王大妃曰屬茲  
天步艱難國勢綴旒臣等夙夜憂懼罔知收濟今

晉城大君威望宣著中外歸心願定大計 大妃答  
曰是人豈堪重寄世子年且長可繼立又啓曰羣臣  
議已定不可改易於是備法駕迎 中宗于私第即  
位昌德宮之勤政殿即 正德丙寅九月丁丑也天  
日重明人心胥悅事定封元勳以下 賜秉忠奮義  
靖國功臣之號公居三等會湖南荐飢濱海尤甚朝  
廷薦公為珍島郡守至未一年措置得宜流民還集  
上聞之 特賜南部薰陶坊尾家一坐以賞之 命  
居畿內因歷舒川興海至長湍都護府使內遷為訓  
鍊院都正乃上表陳情言親年七十一子不從政古

之制也願即歸養以伸烏鳥之情 命陞資憲大夫  
工曹判書封貞海君使食祿邑伴倘奴婢邸吏並依  
例遂營老菟裘於海倉之小島絕口不道往事混漁  
樵詛鷗鷺逍遙放曠若將終身至若御家衆訓子弟  
斬然有法度恒言謂惕念效死國社無添奸人門下  
以墜家聲蓋其眷戀 君父老而不衰者如此享年  
七十三以癸卯三月干支卒于正寢訃聞 吊賻如  
例禮墓于舟山西麓坐癸之原配貞夫人光山金氏  
叅軍用礪女墓附右男世雄縣監庶子世任世均縣  
監男珩直長瑚主簿女趙璜直長男承宗直長承吉

主簿後孫厚寅亨一享福以公家狀請余為墓道之  
文噫以謏見寡聞尚論數百年前亦已難矣然即此  
想像則公以已顯之功居必得之地若隨衆俯仰致  
位三公反覆手耳乃早年遠舉逍遙自樂於烟霞山  
水之間而無所怨悔者其非所養而能然乎可書也  
已銘曰

康獻垂統聖賢六七一人不率典刑斯覆 龍興晉  
邸萬夫拭目公於其間乃宣乃力厥或信疑事面順  
逆循名責實義重社稷 王若曰咨嘉乃丕績何以  
酬之土田臧獲衆皆營營我心介石翛然歛退于海

之曲優哉游哉庶幾無斃温温其德蹇蹇其節循始  
迄終于何愧怍有鬱佳城舟山之麓刻示貞石過者  
必式

華西李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先師華西李先生易簧之粵三十一年戊戌門人月  
城崔益鉉以重菴金公平默狀為牲石之文授先生  
曾孫承祖而刻之曰嗚呼天之憂患斯世可謂至矣  
夫世不能無治亂而其亂也則必生一大人君子而  
擬其時以為已亂之本周衰生孔子宋 明之末生  
朱宋而夫子是其驗也及夫西邪橫行將有翻覆天

下魚肉生民之禍則必生我先生於海外東偏之邦  
俾任攘斥之功而為萬世一治之基嗚呼是豈偶然  
而已哉先生諱恒老初諱光老避 哲廟私親嫌名  
而改之字而述世居楊根之藥溪里里在青華山西  
故學者稱華西先生鼻祖曰念言佐高麗太祖以開  
國勲封碧珍將軍子孫因籍碧珍世有顯人至我  
成廟之世有諱約東以經行清白文武全材仕至知  
中樞謚曰平靖於先生為十世祖也曾祖諱泰亨知  
中樞府事祖諱聖復 贈吏曹參議考諱晦章號友  
鹿軒 贈吏曹參判兩世榮 馳以先生貴也妣全

義李氏諱義集之女以 健陵壬子二月十三日生  
先生祖妣申夫人素有識鑑撫曰此兒必大吾家可  
善教之稍長自能知學友鹿公知為遠器手書白鹿  
洞講規而與之九歲有一長老言天地間只有一箇  
氣先生遽曰恐只是一箇理蒲座大驚幼治舉業赴  
泮試聲譽大振有時宰使人相要先生不悅即日東  
還既勝冠入砥平拜竹村李先生友信竹村叩其所  
學曰吾畏友也遂傾倒論說先生自此益聞義理之  
要 純廟丙子以後連遭內外艱服闋盡棄俗學專  
用力於求仁為己之工遠近聞風翕然尊之負笈而

至者日盈其門時先生年將三十矣益收斂不形足  
不出列水以西一步地戚臣有欲引為己用者嚴辭  
斥之遂不敢復言 憲廟庚子別薦經行之士銓曹  
以先生為首授 徽慶園叅奉不就日與學者講服  
經禮嘗定學規用朱子讀書次第排課嚴密每月一  
會會者常百餘人先生與諸生講說神采動人遇義  
理肯綮處輒攬物取譬剖析痛悛如生龍活虎以故  
雖蒙學鈍根莫不聳然神爽有所感悟又著講戒一  
通每講訖令善讀者抗誦一遍戒凡十數條其卒以  
北虜毀裂衣冠西鬼蠱惑心術當挺身立脚明心張

目不墜聖賢之教父祖之業惓惓而提諭之壬戌逆  
獄先生名出亂招先生不辭廟而就囚供對明白言  
辭從容事尋已甲子今 上卽位大臣違自行義由  
掌苑署別提轉全羅道都事連授司憲府持平掌令  
其爲持平也先生以屢叨 恩命不可泯默無一言  
之辭卽治一疏乞刊仕籍附陳心學說以爲初服貽  
命之地旣而徑遞不果上丙寅洋寇陷江都留守李  
寅夔張皇賊勢棄城而遁時恬嬉日久不識兵革百  
姓皆烏獸散士大夫有或言乞和又或言去幽者廟  
議請召先生卽除同副承旨有 旨促召先生稟欲

奔問及聞 命卽到闕外上疏辭職附陳所懷言洋  
賊可攻不可和又言戰守常經也去幽達權也常經  
人皆可守達權非聖人不能仍請亟下哀痛之 教  
以鼓發四方之情繼言敬大臣開言路任賢能遠庸  
邪停土木去奢侈等事以爲如此然後洋賊可逐國  
家可保無土崩瓦解之勢矣 上優批牌招不止先  
生乃肅謝登對袖進小劄請 上勉學正心建立大  
本仍論節制將帥之非尋陞工曹叅判差政府堂上  
兼副摠管三上疏辭時 上用先生言諭告中外以  
戰守爲正論先生附陳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如罷土木禁聚斂從諫用賢此所謂仁聲也又因前  
疏信實必罰之說以爲懷利忘義偷生苟免者不可  
以不誅時大臣三司請誅寅夔 上皆不從故疏中  
及之又言洋夷之禍如洪水猛獸若不拔本塞源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凡服食器用一有洋物介於  
其間則悉行搜出聚燒闕庭昭示好惡之有在又以  
是警動於宮闈宗戚朝廷百姓而莫不從志則身修  
家齊國正而交易之事絕矣交易之事絕則彼之奇  
技淫巧不得售矣奇技淫巧不得售則彼必無所爲  
而不來矣此與誅捕征伐本末相資不可不加之意

也 上例批先生見言不蒙施即上四疏陳病既遞  
旋除同知義禁府事遂疏陳病狀申言役斂不息賞  
罰失宜禁絕洋物等事亦 賜例批於是士類或咎  
先生輕身而出言不用又不即退使朝廷益輕賢者  
先生曰國家危難有奔問之義而以子思如某去君  
誰與守孟子有師命不可以請之義觀之則寇退之  
前遽爾告歸終有所未敢也既而門人梁憲洙以巡  
撫千搃擊賊於鼎足山城却之報至先生留疏陳懲  
忠之要繼請復 萬東廟晨出東門遽還先生既去  
國人莫不慨惋前獻納朴周雲副護軍朴奎瑞皆上



疏請復備禮延致 上不能用丁卯有經筵特進之  
命戊辰三月十八日酉時考終于正寢是刻有星隕  
地震之異嗚呼哲人之萎豈小變哉計聞 賻祭如  
例閏四月戊辰葬于溪南鼎寶之西山巽坐原先生  
嘗曰聖人不忍愬然於天下之民如仁人孝子不忍  
愬然於父子兄弟之親以此知荷簣者為忍人也又  
曰聖人在天下一人不服其化一物不得其所如四  
肢百骸有一處窒塞便覺刺楚牽痛於是究觀成周  
之制鍊達當世之務雖窮居草澤而惓惓以生民為  
念每說凶荒流轉之慘至於泫然流涕出入所慙必

詢居民生理聞有弊瘼咨嗟不能去膏患鄉間糧絕  
失農為設社倉以賑之又以繇役甚繁戶有流亡捐  
錢付本里以資應給謂孟子育中動不動不忘百姓  
二字惟是無此本領所以不能進於聖賢耳又謂三  
代之後田制之近古惟有限民名田如麗朝之制田  
皆屬公而其弊至於佃戶至國朝一切屬民則其流  
又至兼并今欲更張當用公田之法又謂廣儲備荒  
莫善於社倉範民正俗莫善於鄉約兵農合一莫善  
於府兵又謂守陞之政等堡最善我國海邑尤不可  
緩其論為政未始不以任賢使能為先務而培養人

材之道則在於罷詞賦之選復賓興之舊若言其大  
根本則又在陳善閉邪以正人主之心此等蘊抱見  
於講說之間者莫不致懇惻焉先生才德既優而少  
絕功令之累不由師承進道勇敢方其專心致志也  
窮晝夜忘寢食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然後知及  
而仁守本立而德全孝悌盡倫忠信盡道富貴貧賤  
不能易其守死生禍福不能動其心及夫年齡益邵  
而充積益盛則從容舒泰而不見其生受崇深廣博  
而不見其涯涘猶以衰疾有加而道理無限氣欲易  
乘而本心難保壘壘乎如不及謙謙乎如無得惕惕

乎沒齒如一日觀其所至蓋亦安且成者而測其心  
則可謂無窮已矣蓋其為學以小學家禮為本以大  
學語益中庸為主而後及於經史循循有序以為朱  
子孔子後一人也故自經書箋註以至大全語類愛  
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繼得宋子大全而讀之又見  
其洛閩全體春秋大用始終條理實朱子後正宗欽  
崇服習亞於朱子其門路之正如此故其所以致知  
力行而貫之以敬者實異世而同符也其論心明德  
則常以程子明明德明此理也及心也性也天也一  
理之訓啓蒙心為太極通書解人心太極之至靈等

語爲定論乃一言以斷之曰易者合道與器而立名也單指道一邊則曰太極也心者合理與氣而立名也單指理一邊則曰本心也曰道心曰主宰曰天君曰氣帥曰明德曰本源曰本體曰天地之心之類皆指理一邊而言也若以氣之一本湛一清明者當本然之心而釋明德之義則失之矣論太極動靜曰朱子分明言太極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若太極無動靜而動靜專仰於氣機則太極淪於空寂而氣機疑於專擅矣然則天地間只有氣機足矣尚何待於太極乎仍有詩曰一低一昂鼓風板爭道機牙在板

身若問主張斯物者上頭元有踏機人至於四七之論性情中和之說人物性同異之辨皆前輩未決之案而先生皆一言辨析使同異得失各極其趣論帝王昭穆之序則重承統而絕私屬論春秋尊攘之義則辨夷夏而明嚮背往往有前哲未整之旨而散見於文集者班班可攷矣於易著傳義同異釋義於朱子書有劄疑輯補及集劄於程子書有集疑又因羅整菴困知記條辨其謬疇謂困知記記疑者是也謂胡元穉華續綱目大書稱帝而予之非所以嚴萬世之防也命門人柳重教修宋元史綱目削元統依僭

國之例因言我東自高麗漸有變夷之實而其精神  
州陸沉西洋昏墊之時正如剝上一陽又當表章於  
始以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也令每歲紀元之下分注  
高麗之年而附載國史之略總名曰宋元華東史合  
編綱目又命金平默共之整其書法發其指趣是數  
者皆千古之大業也謂中國之道亾則夷狄禽獸至  
北虜夷狄也猶可言也西洋禽獸也不可言也於是  
捨性命而討之極言來頭禍害之蔓延或謂曆筭醫  
藥器物之精巧非中國之所及者先生辨之曰此其  
所長不過蟲魚之偏智曲見如蜜子造甘非易牙所

及鮫魚織錦非魯般所能豈其智不若耶蟲魚自蟲  
魚人類自人類不可合而同之也又曰洋夷之必欲  
傳播其術將以誑惑愚氓廣結內應以恣行其所欲  
耳今天下中毒已久如衣服飲食聲樂器玩皆泯然  
相雜而不之悟不幾年將見魚肉之慘矣當是時雖  
識者亦以為過憂已而天下之禍果至不可勝言然  
後皆服其先見焉至於天文地理象數律呂皆反復  
推究而獨得其大義矣蓋先生既沒而門人裒集其  
遺書為文集數十餘卷又採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  
用者名曰華西先生雅言凡十二卷三十六篇先生

娶高靈朴氏考最煥巳卯名賢龍潭世豪之後從封  
貞夫人貞淑柔嘉內政無缺生三男二女男峻成均  
生員文章學識冠絕士類璞薦學行爲監役璩女適  
張會鎮全在龍孫男鍾億璩出過房爲峻後鍾璩璩  
出鍾順鍾顯全儀鉉婦其側出也璩取族子鍾直爲  
後而承祖卽鍾億出也內外曾玄多不能盡記嗚呼  
蓋自生民以來道之託於天下有三截焉上古道在  
於上而善治興焉自庖犧至周公是也中古道在於  
下而真儒作焉自孔孟至程朱是也下代上下無道  
而道在於外國則宋子其人也宋子之學祖乎石潭

彌乎沙溪而得朱子體用之全故耿光大烈配古聖  
哲自是厥後文獻不墜百餘年之下又得先生因其  
體用之全而究其精微之蘊學問則以主理爲宗旨  
事功則以斥洋爲大義是以根本盛大而其出無窮  
其或精神氣魄之稟泣莊動禮之懿雖未知竟如何  
而要亦爲曠世之真儒斯文之正宗非直稱邦一代  
之儒賢也審矣故當時有識或稱之以天民王佐蓋  
亦庶幾焉仍念益鉉在門下薰德未久且最庸下旣  
不足以形容盛德而今於墓道萬年之役猥承見託  
有所不敢終辭者謹就原狀節次爲文然於先生之

德行事功蓋萬不及舉一云銘曰

天眷我東正道以昌潭敬巴且實績紫陽允矣先生  
間世而作挺豪傑姿躬聖賢學主敬明理以道宰物  
體用相涵顯微惟一心有道器譬如帥役幾分理欲  
譬如子賊尊卑正位命討靡忒有不斯程天地變易  
知及仁守透徹黜實誰髡其口莫我能難婆娑東岡  
不悔不知一命而偃其趨益肥所憂則有寤寐斯民  
周官雖古謂今可新田制之說閭族之圖玲瓏潤色  
可以措諸際 上初服薦被龍光見龍在田朝野拭目  
望攝齊文石旨扶維言民皆手贊賊聞膽寒謝疾東

還其囊遂括寬樂令終日光玉潔幸茲道存百世可  
俟性理源委學問主旨閑息尊攘大義數十其書滿  
家遺光燁燁尼輿傳授朱宋張皇時則尤難功何可  
忘天民王佐有識公譽後賢有作庶曰匪諛

門下侍中農隱趙公神道碑銘

并序

蓋當麗氏之末上下無政彛倫斁塞時則有若農隱  
趙公與圃洽諸賢并志同揆嚴華夷之別尊紫陽之  
學撥亂反正事功偉然謹按公諱元吉字聖仲一云  
太初系出玉川即今淳昌郡曾祖檢校大將軍諱璋  
祖奉翊大夫版圖判書諱洪珪考生員文科以公推

恩封玉川府院君諱佺妣馬韓國夫人潭陽田氏公  
以恭愍王十八年己酉登文科嘗是時大明御宇  
元主北遁朝論攜貳嚮背靡定公謂君臣大義天理  
民彝之不可易者建大義事天下之共主使吾邦  
掃除胡塵之汚染得見日月之光所不容已也彼李  
仁任池齋輩之變於夷而得罪名義者何足道也且  
謂欲求孔孟之道當自朱子書始夜思晝誦殆若芻  
豢之悅口蓋其不拘流俗儼然守正有如此甲寅進  
封事槩言淫祀無福請毀塔廟建學宮又置學田如  
蒙安縣取五浮屠之田而歸之學之例以爲養士之

資次言近於民而承流宣化者惟守令爲然今貪墨  
成風民不聊生宜於百僚中擇其廉平公直者衣繡  
持斧黜幽陟明又以豐儲積備凶荒詰戎兵禦外侮  
等事反覆敷衍首尾屢百言言甚切至而不報已已  
同鄭圃隱俛芸亭長壽成獨谷石璘諸公定議策立  
恭讓王錄一等推忠奮義翼戴彌成竟復功臣三重  
壁上大匡輔國光祿大夫檢校門下侍中典工判書  
玉川府院君時我 康獻大王威德日盛天人屬意  
公卽浩然歛退卜居郡東金掘里杜門自靖誦伯夷  
之傳歌淵明之辭俯仰慷慨若將終身其寄圃隱詩

日病耳不堪聞世事滿川明月一簑衣牧隱贈詩亦有杵臼肯移存趙志華封空抱祝堯情之句蓋其託意襟衿至死不變之操尤不可誣也庚午八月考終于寢翌年正月禮葬柳等面處谷村子坐之原贈諡忠獻 正宗庚戌因士林疏請配享于武夷院配郡夫人靈光金氏侍中遠女墓附一男瑛書雲觀副正太宗朝徵以吏曹判書 世子師傅不就繼配福興趙氏墓附育一男瑜進士文科典農寺副正時喪紀廢弛類百日即吉乃三年廬墓除檢校漢城判尹不就 世宗朝旋間曰孝子前副正蓋並褒其忠也繼

配扶餘金氏三男瑾武科縣監琰節制都尉北道咸城萬戶璠失官階瑛二男龜山生員司正斐生員女適贊成南楫縣監薛寅瑜二男斯文左軍司正 贈吏曹參議崇文武科兵使丙子殉節於六臣之禍謚節愍享 荏陵別壇瑾男介甫生員郡守女適教授曹致善琰男洲 贈參判龜山男士敦文正言士淳文郡守女適景居倫斐男順履思履生員明履文科正言恒履女適宋碩之朴思宗金石達斯文男智山武科僉樞智崑縣監智崙察訪智岡司果 贈吏曹參判崇文男哲山丙子遵父教同殉節 贈教官亦



享 莊陵別壇介甫男孟謙仲謙並參奉仁謙同中  
樞季謙司直女適奇信中徐思勉淵男方以孝旌餘  
不盡述噫今距公殆五百有餘歲矣微言邃行雖不  
可詳若其高節大義之庶乎三仁而無愧為圃冶同  
歸者先輩之尚論已定一變可以知全鼎又何必多  
乎哉丐銘者壽民昇鉉皆吉士也銘曰  
麗季節義蓋多可述尊中華統信紫陽學風氣所牽  
而難其得公姿超羣彷彿闔域誰其資益圃冶同德  
發為事業協贊王室晚節欽退義在罔僕有屹貞石  
過者其式

蘆沙先生奇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之三年丙寅洋寇陷江都朝野洵懼邪說者方煽  
以和議時則有二老持大義疏折邪議攔然以抑洪  
驅猛為已任即蘆沙奇先生及華西李先生是已既  
而至丙子和事竟成而禍亂之興鑿鑿符二先生之  
言則邦國人士始信二先生先見之明而尤興慕景  
仰之不已焉今奇先生之孫守萬與士友曾及先生  
門者謀豎神道之刻以益鉉曾有一再登拜之舊屬  
以銘辭益鉉惟先生之道學事功顯諸人藏諸遺集  
百世之下當有尚論而紀傳者益鉉末學見膚語綿

何足以侔高狀明屢返而不獲命則謹按先生諱正  
鎮字大中奇氏系出幸州自高麗平章事諱純佑始  
世有顯人至我朝有諱處爲世文兩朝名臣  
判中樞錄清白謚貞武貞武曾孫諱遠敦勇校尉於  
服齋先生遵爲仲兄懲已卯禍遜于湖南之長城校  
尉之孫曰孝諫號錦江爲河西金先生高弟又四傳  
諱挺翼及尤齋宋先生門薦學行除寢即不就號松  
巖松巖有兄諱挺夏生洞無子以松巖笄三子湜子  
宗相爲嗣實先生曾祖始以行義贈教官後加司  
僕正祖諱泰良贈吏曹叅議考諱在祐贈吏曹

叅判妣贈貞夫人安東權氏德彥女三世榮馳  
以先生貴也叅判公幼失怙恃志切立揚而先生生  
乃曰吾事有託遂謝場屋大夫人賢有行以正宗  
戊午六月乙未生先生于淳昌福林寓舍初叅判公  
夢金面大人錫之以胤十二月而生小字金賜生有  
異質能言透曉文字四歲辭流共工之流曰是如水  
流不返之義聞者大驚七歲詠磨石有天動地靜理  
吾反磨石者之句十餘歲盡通經史如通鑑綱目春  
秋四傳大學衍義等書皆如誦已言遠近聞風若景  
星鳳凰之爭先覩先生以早得聲譽爲憂深自韜鏹

勵志性理之學便以聖賢自期靜處一室歛膝危坐  
暗誦默思不笑不言窮晝夜忘寢食如是者數十年  
純廟辛卯魁司馬壬辰除 康陵參奉銓曹謨錄顯  
祖錯書名字先生曰冒此兩錯義不可受銓曹亟改  
之竟不肅 憲宗乙未又除 顯陵參奉丁酉舉遺  
逸除司養院主簿壬寅除典設司別提先生以屢辭  
恩命爲未安就職僅六日時相夜使人要之先生默  
然明日即呈病時相悔之趣駕至館先生已出城矣  
尋除平安道都事 哲廟丁巳除茂長縣監辛酉拜  
司憲府掌令皆不就壬戌三南有民變自 上有訖

言策問三政矯揉先生草封事首言士大夫習俗之  
不正自朝廷公卿方伯守令吏胥貪黷之故以至科  
舉仕路奔競之弊豪富兼并奢侈之害細大皆陳明  
白痛切推其本歸於人主之一心且請罷軍布除還  
穀立常平限民田又請租庸調法凡數萬言皆切中  
時病至言矯揉之方則未嘗不以厲廉恥爲正風俗  
之本以恢公抑私爲得人才之要以汰無用爲裕國  
財之術要之可按以行之將上聞書名封尾若舉子  
試券之例遂使焚藁子晚行私藏之今 上元年甲  
子拜掌令旋移軍資監正又拜持平執義皆以在外

遞丙寅洋變先生憂憤成疾至廢寢食乃上疏條陳  
備禦之策一曰定廟筭二曰修辭令三曰審地形四  
曰鍊兵五曰求言六曰內修外攘其論定廟筭略曰  
外國相通非曰無之而此胡乃覆載間非常妖氣矯  
誣天地日月殄滅綱常倫理誑誘愚民以濬滌慾之  
私一天之下盡入其彀老為乾淨者獨青丘一片耳  
彼之百方鑽穴必欲交通乃已夫豈有他故哉欲附  
庸我國家帑藏我山海奴僕我衣冠漁獵我少艾禽  
獸我生靈一開交通之路不出二三年 殿下赤子  
不化為西洋者無幾 殿下將誰與為君乎引油自

灌而望其不汚引虎入室而望其不噬雖至愚亦知  
其無是理矣繼旨國人喜蓄洋物耽服洋布殆海寇  
東來之兆朕請命中外官搜括所儲洋物焚之通衢  
凡嗣後貿來者施以交通外寇之律亦定民志之一  
道 上優批嘉納七月拜同副承旨尋移戶曹叅議  
及江都陷先生將舉義敵愾聞召募使南下乃止曰  
義兵有所屬矣十月陞嘉善拜同知敦寧府事上疏  
辭附陳讀書擇人二事末又因洋賊之退懇懇言惟  
休惟邨之義而究言邪黨招寇壬戌民擾北民越界  
諸變所由生之故歸之於士大夫風俗之不正十一

月拜工曹叅判丙子又叅戶曹時朝廷新與倭和實  
當子之十有三年而先生年七十九矣方病風眩又  
新喪子持衰邸報至先生覽未畢歎息如有所思已  
而命黜筆硯在門外或疑之先生曰叨濫 國恩四  
朝于茲今國計如此而不能出一言尚復作文字耶  
丁丑以優老典陞嘉義階己卯十二月二十九日戊  
辰考終于古珍澹對軒春秋八十二以明年二月癸  
亥塋于靈光鳳山之負甲原與夫人合封遺命也先  
生天資粹美自然近道不由師承自知為學年二十  
時已稱成德君子暨乎養之深積之久著跟真實之

地騁目昭曠之原澹然若與世相忘卓然獨與道偕  
立重如山嶽浩若滄溟見其小者不能見其大知其  
外者不能知其內而真知者鮮矣謂道在於六經而  
之無不得理具於一心窮之無不明自經史子集以  
至百家之書禮樂射御兵機筭數天文地理莫不探  
賾索隱至於性命理氣之說尤平生所致力者而未  
嘗輕以語人嘗曰天下大變有三妻奪夫位臣奪君  
位夷奪華位若氣奪理位則彼三變者即次第事耳  
故其言曰陽動陰靜壹是天命使之然也動者靜者  
氣也動之靜之者理也動之靜之非使之然而何又

曰氣之順理而發者氣發即理發也循理而行者氣行即理行也理非有造作其發其行明是氣爲而曰理發理行者何也氣之發與行實受命於理命者爲主而受命爲僕僕任其勞而主居其功天之經地之義是以言逝者如斯時直言逝者未嘗言乘氣如斯言乾道變化時直言乾道未嘗言乘氣變化言太極生而儀時亦然言誠者物之終始時亦然濂溪圖說傳法於此故劈頭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見一氣字非遺却氣機也主之所向僕豈有不逞者乎又以理一分殊四字明人物性曰分也者理一中細

條理理分不容有層節理涵萬殊故曰一猶言其實一物也殊非真殊故曰分殊言所殊者特其分限耳又曰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物我均五常者理之一也五常有偏全者一中之分也論心曰心雖氣而所具則性心具性吾與聖人同心不能盡性吾與聖人異其體段則同而其作用則異者固緣氣之美惡然聖入常主其同者不把氣作大事者論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必欲藏惡種子於未發以爲發後之根柢則未如之何矣論明德曰明德是氣明明德是明氣也修養家鍊氣之學即嘗聞之矣明氣之學

未之聞也蓋先生之學一以躬行心得為務而貫之以  
以效敬體之以至誠故其所論所履皆自實學實見  
中出來以之齊家則孝友敦睦各盡其道冠婚喪祭  
一遵於禮以之事君則謹辭受之節嚴出處之義教  
誨後進必因其材而開導之雖疾病沉劇而應接不  
倦容止語默動靜周旋自有成法不言而喻夙興夜  
寐凝神端坐薰然襲人之和毅然持己之嚴可親而  
可敬也嗚呼先生以經濟之才充之以學問之力堯  
舜君民之具既不得展施於當世可以想見其萬  
一者惟壬戌擬策及丙寅兩疏而已然字字經綸言

言藥石既不迂遠而泥於古又不卑近而扭於俗義  
理亭當效害切實其規模可謂深且遠矣而吾道之  
難行非止今日則其所以退而明道使太極陰陽造  
化樞紐不遂為昆侖僮侗之物而曰心曰性曰明德  
凡道理精微學問主旨皆全體洞然大本昭著而庶  
幾不盤於前聖之旨其有功於學者大矣配蔚山全  
氏進士宜休女河西先生后卒以 哲宗辛亥有子  
女各一男即晚衍婿鄭濩孫男五人字夔字蕃字萬  
進士 翼陵參奉不就克承家學字蒙字榮外孫男  
海聞海萬海彬女李承迪鄭永壽梁會寅字夔無嗣

字業子春度後焉婚朴泳學字蕃子準度字萬子洛  
度側出子淑度字蒙子近度宣度宣度後字業嗚呼  
先生之道學高矣而莫大乎主理先生之事功廣矣  
而莫大乎斥洋昔孟子主性善之論而以闢楊墨爲  
事業朱子宋子倡明絕學而平生用力乃在乎攘胡  
虜斥陸鑄蓋非道學無以成事功而事功之光明正  
大亦無不本於道學之正者然所謂道學之正者又  
不常得於世中國千五百年之間自孟子以後僅得  
周程張朱而止及夫昌運返東治教休明則有若退  
栗尤三先生者而千載正學之傳始在海外假使中

國之賢復有如朱子者與必不以此言爲誣此何以  
知其必然也萬古道學之正至朱子而集于一如天  
之有北極水之有東海三先生之學則不違乎朱子  
故知其必然也自是繼作之賢雖皆有高下淺深之  
殊而莫不知宗朱子矣然或議論太高主張太執不  
期違而自至乎違若近世主氣之論是已先生生斯  
時不顧利害不計得失擔一理字倡言爲復古返正  
之舉而攻之者果蠅起矣然後千百世若復有如三  
先生者出則亦將如攻者之言而先生之學終不得  
見容耶抑將莞爾而笑以爲是真得朱子之旨者耶



噫是未可知也銘曰

竒氏于東厥有遠源顯仕儒學奕世相因天眷積累  
將施其報不榮以祿佑我大道生我先生俾昭厥祥  
山河間氣金玉其相夙抱高識效契獨悟師友聖賢  
長趨濶步孝為行本敬乃德基坦然任真何慮何思  
鶴鳴聲聞理則由天 旌招煌煌 華誥聯翩暫膺  
旋辭益守其窮匪我也果惟義與終際時多艱憂心  
如焚以策以疏字字經綸視天夢夢呼號何益卷而  
懷之澗阿孔碩經濟之具寓諸繼開于經于傳咀嚙  
萬回砢砢八耄愈精愈尤透前未到樂而忘憂既不

我有于古取正聖曰是哉孰敢爾病惟是叔季痼疾  
主氣鮮不大驚謂我喜異匪我則異反是古常謂余  
不信親見紫陽在前在後可俟可質違今合古誰得  
誰失鬱鬱鳳山山紆水長有斐令德沒世可忘

眉巖先生柳公神道碑銘

并序

穆陵盛際羣賢彙征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  
一是尊信朱子之學而無間然然乃得我眉巖先生  
柳公而後尊之又尊信之又信不顧傍人是非直以  
大聖擬之豈阿好乃爾哉先生以 正德癸酉生  
嘉靖丁酉生員戊戌別試薦翰苑轉侍講院說書時

仁廟在東宮聖學日躋先生以輔導爲已任每臨文  
講說滾滾不竭同朝傾耳已而遷弘文館修撰兼司  
書以母夫人在鄉請乞暇還省 中廟特除茂長縣  
監使之便養治先教化一境翕然遽爲司諫院正言  
先是大小尹修隙及 仁廟賓天元衡與其黨徑詣  
闕告變 兩殿御忠順堂召卿宰議任及柳灌柳仁  
淑三人罪先生與同列 啓當主少國疑舉事當光  
明言甚痛切 文定怒命盡罷職越三年丁未鄭彦  
懋誣告良才驛諺書加罪乙巳諸人林百齡於先生  
爲戚屬嘗邀言密旨事怵以禍福先生勃然而起又

責金光準以大義於是羣憾合勢期欲置之死地乃  
編管濟州又謂其家鄉近移配鍾城六鎮邊韎鞞尚  
弓馬無文字先生一以誠信接應教誨諄實俗尚丕  
變乙丑元衡放黜公議稍伸遂量移恩津李一齋恒  
歷見談論而歎曰君非復昔日仁仲也 宣廟初服  
叙復成均館直講歷三司諸職爲議政府檢詳舍人  
超拜大司成兼祭酒先生引諸生隨問隨答辨析如  
響館中爲之語曰觸處洞然發我昏蔽書中神明間  
世挺生辛未授全羅道觀察使其治以勸善懲惡爲  
先未幾陞嘉善拜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歷

吏禮刑工曹叅判終至資憲階首尾五六年爲大司  
憲者九爲副提學者八先生以數十年放逐之餘愛  
君憂國一節不渝母於 講筵必援引經傳指切時  
事辭意懇款有足感動 宸衷 上雅聞先生名實  
心傾嚮俾恒處 經幄輔養 聖德先生感激知遇  
至誠啓沃且念人君之學尤貴知要謂小學近思四  
子六書爲聖學之總會而但其間先賢之言多有引  
而不發故先生稽考衆說叅以己意爲六書附註又  
撮歷代奏議最切於君道者成一篇曰獻芹錄並以  
上聞其引君當道期復至治之意可質神明而不幸

以丁丑五月干戈卒于旅邸享年六十有五朝野莫  
不齋咨痛悼反觀于潭陽窆家西五里丙向之原後  
四年庚辰特 贈議政府左贊成謚文節潭陽茂長  
鍾城諸郡皆立祠 賜額而俎豆之先生英銳聰明  
迥出羣類始受書過目輒不忘慨然有求道之志體  
認講說務盡精博新齋崔公叩之歎服勉以守約慕  
齋金文敬公敬之不以後學見待於書無所不讀自  
經傳子史以至僻書小說靡不貫通而於紫陽書致  
力尤篤沉潛反覆三十餘年而後悅然有得云居家  
恩不掩義而倫理篤身教爲先而言訟絕姊妹析產

謂已忝仕籍生理自足悉推其田宅之美者與之家  
世清素不復增益位躋宰相俸入稍厚有勸為子孫  
計者輒笑而不答與人文恩義兼盡金河西同門焉  
而時在類官染時疾幾危輿歸所寓朝夕調護李睡  
谷忘年焉而同侍 青宮及其沒後上言請廩其妻  
子之窮接引後進隨厥才器酌其分劑而進退之固  
未爲高遠新奇之論務在詳審音訓推明經義以會  
其極而已其為道也不離乎日用事物灑掃孝悌而  
性命之理實行乎其間事未始不本於理理未嘗不  
該於事高焉而老佛卑焉而管商皆在所斥而以至

江西之頓悟浙中之事功尤其所力排者也嘗言朱  
子傳註已有諸儒之疏而獨大全語類未有註解就  
語類係以箋釋而猶謂義理無窮探索未至不出以  
示人又纂大全集覽以體大未竟就緒所撰考異與  
大全並行於四子詩書春秋皆有所論著患俗儒曲  
學強生見辭反晦經旨乃正其音讀定其口訣至今  
學士家皆傳守之又作綱目考異續蒙求川海錄等  
書所以嘉惠後學可謂至矣而蕩失於兵燹存者無  
幾可勝惜哉嗚呼先生所以為學為道所以立身事  
君所以親師友訓門人與夫見於著述力於排斥者

無一不自朱先生範圍中流出來雖謂之徽國公素  
臣可也先生諱希春字仁仲其先出文化麗代有諱  
昌尚書左僕射生諱甫都僉議贊成事食邑于善遂  
爲善山人曾祖諱陽秀進士 贈左通禮祖諱公濬  
生進俱中 贈左承旨考諱桂鄰 贈吏曹叅判皆  
以先生貴妣 贈貞夫人羅州崔氏錦南溥女配  
贈貞敬夫人宋氏洪州著姓監察駿女涉獵書史有  
女士風後先生一年而沒墓附左一男一女男景濂  
察訪女適宣傳官尹寬中曰光先光延察訪男也曰  
進士白振南宣傳婚也曾孫益源縣監益清 贈司

僕正先生事實舊有李五峯好閔所述詳且盡矣而  
墓道尚無顯刻後孫燦珣相基問銘於余竊惟孔子  
生於羣聖之後而集厥大成朱子生於羣賢之後而  
集其大成然而孔子之時六經自如以若夫子能言  
之天其於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述春秋也何難之  
有哉朱子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重之以諸  
儒之穿鑿傳會視孔子之刪正纂述其難尤如何哉  
然則向所謂直以大聖擬之者殆先生深造自得之  
見而亦安知不爲百世定論也歟銘曰

聖替天口賢爲聖譯紫陽學東人鮮究極先生發揮

靡有餘力積中著外德行事業忠順夜對衆正矢魄  
獨立敢言賁育莫奪塞垣廿載造詣采篤大器晚成  
天意庸玉 穆陵顛俊際遇密勿專心委寄感之  
經幄 王曰啓沃唯卿是恃臣拜稽首合退鄉里一  
堂都俞衆皆爲榮知足知止乞休以誠遂反初服婆  
娑林壑增秩促 召俾補台德重入 脩門朝野加  
額云何一疾旅館臯復邦喪著龜士失幘燿煌煌  
贈誥褒斯隆嗚呼先生允矣君子銘此豐碑昭示  
千禩

福興君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此金川郡南距鶴樓山坐戌而封者故麗朝密直司  
使福興君趙公衣履之藏夫人貞淑宅主鷄林李氏  
附謹按公諱胖字生卒不傳考世卿贈輔社功臣正  
憲大夫祖何吏部尚書銀川君曾祖得珠同知密直  
司使福興君高祖雙重號休休堂門下常侍八世文  
胄兵部尚書厥有軍功紀于太常叅知政事之遴其  
十三世遠祖也妣楊氏判書伯厚女公之事行世遠  
無徵夷攷其史傳所載則辛禡八年壬戌以版圖判  
書與鄭公夢周如京師賀正乙丑三月以密直副使  
與尹虎如京師謝恩丁卯十二月斬廉興邦家奴李

光戊辰正月為廉興邦所誣繫獄已而得釋恭讓元年己巳與順安君昉如京師告即位辨尹彛李初誣辛未十月為彛初黨所誣流于竹林壬申七月我太祖康獻大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將稟定國號而天朝聞譏人言擬遣兵問罪使者十輩皆不得準請太祖憂之問誰可使者僉曰前密直司趙某生長中國備諳物情非此人莫可 太祖即其第諭之曰公之自靖於一身則善矣其於東方蒼生何公不得已起膺使命及到京師 高皇帝召貴之因命斬之公大聲呼曰願得一言死自古應天順人革命殉堊非

徒小國也 帝善其對因問曰汝何以解華語對曰臣少遊中國曾見 陛下於脫脫軍中因歷陳當時事 帝下榻執手曰卿乃朕之故人待以客禮曰脫脫若在朕何得至此初 賜國號以和寧復思之曰朝鮮之稱自古美矣何必改為遂書朝鮮二字於手掌而送之蓋其回 帝心於危疑之際奠國勢於磐秦之安而為萬世生靈之福者豈曰少補使其不恤去就少加俯仰即將相元勳斷不容讓與別人乃自反命不受爵祿即歸白川別墅杜門却掃慙悔終身遺戒薄塋勿立表石以重吾過則其始終處義無愧

與圃冷諸賢同條共貫或者不原其心規規於一時  
事爲之末而視以爲棄趙一類人則殆亦淺之爲見  
耳後孫等相與言曰幽誌顯刻堊法以來未之或廢  
固不可諉以是祖遺訓而昧沒於平日之志事也蓋  
伐石以記之既又問及於余銘曰

趙出銀川炳煥史策奕葉相承有卓名節傳至于公  
厥賦孔碩經濟之才魁竒之略三膺專對重輕麗室  
山河平陂運了百六衆皆趨營我心介石浩然西歸  
衡泌爲樂出疆事大非曰分職異以行權亦所斟酌  
徃而不返靡哲不惑公乃謙謙沒齒歛跡是致百年

尚闕金石無曰不顯後人之式

雪汀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崇禎一百六十三年我 正廟庚戌 褒賜 皇明  
御祭 朝鮮國進賀兼辨誣陪臣雪汀李公屹謚忠  
章曾因廷臣 啓達蒙 點已踰年而本孫以虜號  
難之 上特命書 皇朝年號至是始宣行焉墓在  
文河朽浦乾原後孫等將謀豎豐碑以衛墓道而使  
門士圭錫請文於愚愚辭不敢當而其請益勤無已  
則姑依宋夫子狀德據以叙之庶幾寡過謹按公字  
尚中雪汀其號慶州人胄于新羅佐命功臣謁平逮



高麗有曰菑官評理謚文孝 國朝曰堪大司諫曾  
祖殷臣奉事 贈左通禮祖興察訪 贈戶議考天  
一別提 贈兵判妣 贈貞夫人南陽洪氏縣監濂  
女以 隆慶戊辰生于漢師幼聰敏才過冠文藝成  
家 萬曆己丑中生員辛卯闈明經科隸成均館學  
諭改承文院副正字壬辰倭入寇公承 命禱紂岳  
還則 大駕巴西幸矣癸巳扈從關西攝起居注從  
王妃于海州甲午金文正尚憲薦公才拜翰林嘗路  
劾去丁酉中重試拜工曹正郎承 命儼天將陳遊  
擊愚衷愛公通華音甚相得因從征蔚山戊戌以禮

曹正郎往義州問禮于萬經理世德未還拜司憲府  
持平遞為龍川郡守時 天朝援將相屬於路酬應  
得宜後選入侍講院文學出為全羅都事掌鄉試多  
得人丁未出宰白川郡首罷官租息利翌年拜繕工  
僉正光海踐阼斥為開城經歷坐事罷已而叙累遷  
為長湍府使先是全懿愍佛男被誣冤死士大夫為  
爾瞻等切齒見禍者甚多公在官忤凶徒鄭達見罷  
自是朝廷亂彞倫數公杜門謝世 天啓癸亥 仁  
祖改紀被選知製 教時羣彥彙征選掌誥者眾公  
居首朝廷方議正貢賦公應 旨上疏陳瘼救弊極

亭當詳明而終以立紀綱惓惓於 聖上之恭儉由  
已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焉遂委公竣事損益得  
宜秋掌試于湖南時試場有故坐罷者多公與焉其  
後有儉人因投疏誣李文忠廷龜諸公於 筵席  
據實以辨前枉亦伸甲子適變以繕工僉正上擒誅  
方略已而扈 駕公州歷通禮出牧驪州陞通政明  
年捕得在境逆黨以賞陞嘉善丁卯建虜入寇扈  
上入江都朝廷將貽書講和公上疏言自古御戎之  
道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所謂和者有二勝之之勢  
在我而敵人來乞則我休兵息民許之可也勝之之

勢在敵而無故請和則我寧以國斃不可許也廟堂  
之臣陷於狡虜之譎惑於降將之詐言則曰和議可  
弁虜使可斬而終使 殿下引接之宰臣宴享之遣  
王翁示信受辱賂結好國家之辱尚忍言哉斬使焚  
書雖難望於今日據義斥絕斷不可已今督將進兵  
斷後過前斫壘掠騎使賊狼顧失措則彼孤軍深入  
之賊安得萬全返巢乎伏願勿撓羣議斷自 宸衷  
毋失機會諸路兵不為不多而望風遠避自都元帥  
自點以下皆當伏逗遛之律今日恐妨和事尤可痛  
也請亟下 嚴旨刻期進兵如不及期一依軍法從

事事定 大駕還都 命公以分兵曹參判留衛  
王大妃是歲除淮陽府使省役蕪殘民立石頌恩  
崇禎己巳 皇孫誕生授進賀使兼令辨誣蓋寧遠  
督帥袁公崇煥奏事中有朝鮮媾倭款虜之語故也  
辨咨文字悉委於公以海路險遠人皆憚行公且寢  
疾已久家人請擬寶乞免公怒罵曰我立朝四十年  
圖報 鴻恩此其時也七月與冬至使尹公安國同  
發拜同知中樞府事八月自大同江出海門夜半風  
浪大作檣帆盡折舟中皆失色公整冠焚香躬禱箕  
畢二星已而風定由石城島到覺華前洋大風暴發

尹公船爲水所滄餘舢悉飄散公夷然不動爲文自  
責風浪遂平公以單舸獨能登陸人異之至寧遠袁  
公優館之遺帖曰遼自被兵不見鮮使之行久矣今  
足下之來庶見漢官威儀公謝曰小邦荷 聖天子  
威靈朝請不絕而四方無事矣以至日已迫先遣書  
狀鄭之羽詣京公留陳辨誣事袁公曰毛文龍在東  
江鎮謀襲貴國故欲圖文龍發此事媾款等語泛然  
說話非有他意當具奏本畢陳事情兼達陪臣忠誠  
公謝曰今聞尊公之言中心釋然辭行到山海關以  
虜陷薊州不得進留館上孫學士承宗方來鎮待公

厚愛公詩至以帖索之庚午三月發船泊天津入京  
毅宗皇帝感其誠 賜白玉笏以獎之及進奏本  
帝諭曰朝鮮素嫻禮義世效忠勤所奏朕自覺悉不  
必陳辨於是國誣乃白然以未奉 勅旨呈文禮部  
請 賜勅諭竟得準許公精通音律尤能吹十六孔  
知五聲還相為宮之法 帝奇之 賜青玉笛異恩  
也公艱闕陸海之餘病篤以夏六月九日卒于玉河  
館訃聞 天子憐之 賜柩材別致賻遣禮官莊應  
會設龍亭黃傘倣親臨儀諭祭曰海國波臣貢誠遠  
至忠勤可念溢露增傷遣祭示 恩祇承渥典鴻臚

寺六員贊禮將事以牲牢饗于柩前明日莊公操文  
以祭安南國使亦送人慰問稱公精忠七月公族第  
習讀景奉喪歸 回勅始下譯官陪持偕行自兵部  
給輦夫授 御祭牌使取經道路雖閣老家不敢沮  
十一月還第 仁廟下矜惻之 教 命贈吏曹判  
書遣禮官吊祭譯官奉 勅抵到加 贈左贊成後  
以子商翼原從勲 贈領議政初禮墓于通津辛未  
移兆 正廟戊申五代孫春老上言俞公彥鎬回  
啓蒙 賜易名曰事君盡忠出言有文二字也公孝  
友出天事親婉愉色養非朝請未嘗離側俸祿一無

所私以資先公所用處兄弟盡愛敬少妹弟婦皆寡  
赴官必率往致養叔育諸侄一如己出不事產業雖  
先世所傳不著力收聚精究經傳述作高古居官謙  
退切恥干進性度和緩而內實堅確爾瞻子中重試  
欲邀致慶席紹介接門嚴拒不往其在山海孤羈干  
戈死生在前而少無怖色呈文于孫閣部訟袁公冤  
慮我國不聞中國消息以五狀及所錄日記馳啓處  
事詳悉至若丁卯疏則倡正論作士氣其功尤偉矣  
有文集行于世配 贈貞敬夫人長水黃氏秉節校  
尉禮元女事舅姑孝全州崔氏同知德隆女內行甚

備詳載宋子珩撰狀墓並附左黃氏生一男二女男  
明翼五衛將塔生員金元健沈儒珍崔氏生四男昌  
翼早卒壽翼光翼並郡守商翼宋子門人庶尹 贈  
吏叅孫曾以下繁不錄蓋惟公蘊才學操清直不與  
世合未克大用而隨遇致身不擇夷險始終一節無  
少瑕類足為人臣柯則而及其奉使 上國萬里鯨  
濤九死一生而忠誠所積九天照臨百神衛護達  
帝庭昭邦誣 殊恩隆重而遽作旅魂 九重動哀  
黃傘輝煌鴻臚奔走受千古陪臣珩未遇之盛禮使  
我國有榮枯天下列邦則公之生誠非偶然而 列

聖朝褒獎亦靡憾百世君子自當知尚論取法矣銘  
曰  
漢嶽秀氣降生雪翁 毅皇陪臣 本朝蓋忠蘊抱  
文學早擢三場出入內外聲績播揚仕止不苟黜陟  
何傷隨遇竭誠修我臣職癸甲丁歲三度羈勒驪淮  
諸府屢試芻牧掌試選士所莅得人受 命正貢救  
弊澤民昏朝晦跡憂在倫常北警卞和功著尊攘及  
受專對病不辭險干戈風濤安如席社精忠所格有  
感神祇九死得生獲達 帝畿 帝嘉諭勅邦誣昭  
白玉笏青笛屢蒙 殊錫宿疴新證遽復旅館春官

獻計 天子驚歎忝官致奠特倣親臨 賜牌送輜  
閣老莫禁幽明 隆渥有光吾東世倒冠屨後人至  
恫猗公之賢往牒難見 列聖崇獎先正斷案朽浦  
之岡禮莖有崇敬撮其槩銘示無窮

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諡齊靖申公神道碑銘

并序

維楊根郡西四十里青帝山下木旺洞負乙而封者  
故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諡齊靖申公衣履之藏也  
謹按公諱孝昌字聖大號華峯平山人以高麗太師  
壯節公崇謙為鼻祖冠冕相承曾王父諱仲明左代

言王父諱君平集賢殿學士父諱璫麗季全吾將軍  
我朝吏曹叅議並不就號歸來窩妣延豐李氏內  
侍別監敬遠女公位躋崇秩名載史乘宜其神道顯  
刻而葬近五百年作家闡揚無一繁見唯譜牒言  
太宗二年進士蔭官資憲都檢制定社功臣歷兵戶  
曹判書外裔副提學李義弼所撰碣文曰公生而天  
性孝友器量弘遠稍長博習經史尤邃於易學至如  
天文地理百家之流靡不通曉 建文四年中進士  
以蔭補歷試內外超至兵戶曹判書左軍都摠制時  
當國家創業未久軍旅之政田賦之法率多踈虞無

定制公久典二曹盡心規劃務在便宜為軍國經遠  
之謨公位高官盛而居家莅職律以簡重清嚴為時  
矜式及卒訃聞 莊憲王悼惜不已賻賜優厚此其  
家傳文獻而竊據元耘谷天錫所編輯野史則以為  
公才藝聰俊出於人國家屢徵以蔭仕不起方牧隱  
李穡諸賢之逮繫清州獄也將遣鞠官問之鄭圃隱  
李石灘諸公慮其枉鞠致死欲舉薦公平之人陰秘  
救護乃使申包翹舉公為推鞠長官至清州公潛夜  
就獄欲脫去極措牧隱曰罪不罪罔論既為鞠官來  
則我是國家罪人君豈獨私耶公曰治獄非余志牧

隱曰若非所志何屑屑就官來公曰非某則無人護  
諸君子故某諸公啓請送之不得辭公辭歸館夜必  
禱天曰天不言而有氣數所關則必運動使李某等  
有罪玄玄黥黥勿妄運動使某有毫私於李某等勿  
妄運動若謂某非辜謂某公心救好入於皇上天感  
格玄機降崇罰警示人暴白非罪暴白公心方鞫諸  
囚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直衝北門官舍  
民屋殆盡漂沒鞫官等蒼黃攀樹木以免聞于朝事  
遂寢此則家譜碣文之所不及而可徵信無疑者也  
初公嘗出遊東郊望見青帝峯秀麗遂先占聘君上

洛伯基因等其下曰是我終老之所也我死墓于此  
以其年八月六日卒太常謚曰齊靖 贈議政府左

議政 特賜禮葬

朝家崇報之典至矣蓋以事為

攷之公仕 太祖朝

定宗初叅定社勳由都摠制

至兵戶部

世宗朝考終而碣文稱

太宗二年中

進士者甚可疑蓋載籍失於兵燹斷爛餘存或相矛  
盾勢也惟幸耘谷手筆如古文之出孔壁雖甚寂寥  
然只此足以見公秉心塞淵早負士望之實焉只此  
足以見力護善類維繫人心之實焉一嚮可以知全  
鼎一羽可以見全鳳又何必多乎哉若其出而從政



贊襄周旋蓋亦不得已於 主眷人望而非其志也  
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即上洛伯翼元公士衡女克有  
婦德基祔左男自謹府尹自敬大護軍自守蔭觀察  
以大君舅 贈左議政女適叅贊崔承寧府使金安  
卿士人李明孫男繼童女任景老長房側出允童判  
尹允賢允悟並司直允丹奉禮允完縣令允範縣監  
女宗室順成君謹仲房出允甫允底並僉知允寬監  
察允元王子師傅允宗拔使女廣平大君璵封永嘉  
府夫人次府使鄭忠源季房出曾玄以下名德文蔭  
為世望族其最聞于世者平原君壽麟府使已卯名

賢匡祿松溪季誠縣監六友堂景進德溪樵醉隱奎  
諮議嶷克齋益悝忠正公季浚慶文翼公韓浚謙忠  
翼公郭再佑又其外裔也根固而枝茂源深而流長  
詎不信歟後孫泰璿萬湜以門中僉議遠顧病室請  
牲石之文余辭不敢當而其懇益勤因不自量就其  
狀略加刪潤附以妄見以備博古君子之採擇云爾  
銘曰

蓋在革命史文多闕公值盛際厥樹孔碩而其懿蹟  
十不傳一賴有考證耘翁信筆扶植善類百世可質  
王庸嘉之推恩增秩綿綿千祀世食舊德青帝之原

麗牲有石我其銘之來商是篤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墓碣

茅廬處士崔公墓碣銘

成均生員薑悔齋李公墓碣銘

月湖張公墓碣銘

金處士墓碣銘

同中樞檜軒吳公墓碣銘

勇齋全處士墓碣銘

刑曹叅議金公墓碣銘

芝軒梁公墓碣銘

固軒處士金公墓碣銘

贈兵曹參判文公墓碣銘

司憲府持平全公墓碣銘

德林安公墓碣銘

同敦寧完清君李公墓碣銘

義禁府都事具公墓碣銘

處士曹公墓碣銘

南原教授隱松堂金公墓碣銘

僉正李公墓碣銘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墓碣

茅廬處士崔公墓碣銘 并序

崇禎三丁酉七月十日茅廬先生慶州崔公諱南斗字士仰卒于三嘉香玉齋正寢壽五十八遠近章甫持奠來哭者不絕於道搢紳之高其行者亦齋咨歎惜及葬送者殆數百人君子曰盛德之感人也如是夫後一百十有四年而墓尚無刻後孫秉祿德煥齋其遺稿若干篇知舊誄狀等文字屬余撰述以為久遠計余忝在同宗再三辭不得焉則謹按公家世胄

于新羅侍郎文昌侯諱致遠以 國初兵曹判書諱  
鄴爲中祖高祖諱仲海副護軍曾大父諱俊立通德  
即大父諱慶輝司宰監主簿父諱應嵩妣昌寧曹氏  
監望女以 肅宗大王四十六年庚子正月丁酉生  
公稟姿絕人八九歲通小學史略母夫人曾許一犢  
使畜之對曰父母在何敢有私財聞者咸奇之及長  
不費誘掖自勤課程以達于四子諸經十九丁內艱  
三年不出門庭鄉里稱善居喪性本高尚莅世利紛  
華泊然無營爲夜思晝讀必誠必敬務以古人志事  
爲已任時屏溪尹先生以江門高第講道于湖西之

德山四方學者至者甚衆公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  
之先生與語數日以栗翁要訣贖之曰下學指南盡  
在是書子其勉之自是從遊屢年精思實體涵養擴  
充而學之所造益益深矣公所居臥龍王溪有泉石  
之勝而每春秋佳節士林之揖讓絃誦者動以百數  
尹先生謂不可無表章親書扁額繼之數百言以致  
眷意至於同時并德若宋櫟泉金澁湖宋雲坪曹敬  
知申直菴權蒙齋諸公麗澤相資反復上下於是公  
之聲名殆洋溢動盪近者悅遠者來而屹然爲南服  
之儒宗蓋其授受端的朝野公議不可誣矣至若修

於身者每日未明而起拜謁祠板退坐書室高拱端  
跪雖祁寒大暑未嘗或怠鄙俚之談睦眇之態絕不  
見於色辭以幼不能執喪爲深恨追服先考三年伯  
氏家土田没入于水有虞享祀則輒推已有以代之  
惡衣惡食人不堪憂而處之于于只以勸獎後進教  
養子孫爲急務一自山頽之後俛俛若無所歸乃追  
潘括蒼故事摹奉先生真影晨夕寓慕殆至屬纊而  
隱然有餘憾焉嗚呼此其平生大略而其反已務實  
之工尊賢衛道之誠可俟百世而無疑也 正廟丙  
午士林建祠于玉溪祀屏溪先生以公配享焉夫人

江陽李氏樛之女貞淑柔嘉配君子無違禮以公成  
服日怡然下殉用是年十月十七日合柩于米溪坐  
丑之原有四男一女長整次屋次竣次壘以下不盡  
錄銘曰

淵源寒水有倬屏翁賁園東帛望實俱隆操經負笈  
咸曰我師公奮南服温温其姿入門操戈子實起余  
何以贈之擊蒙其書明善誠身此其權輿向上一著  
尤慎閑居公乃服膺寸陰是惜曾思萬遍凍解冰釋  
從容純熟不判心跡寡妻殉身萬人起肅鬱鬱佳城  
呵禁樵牧箕亩雲白香川魚躍高風貞節永垂千億

成均生員畫梅齋李公墓碣銘

并序

我仁祖丙子之役牛山安文康公奮義草野誦在一國同事者門人畫梅齋李公也今其沒二百餘年墓尚無刻後孫秉燮等慨先徽之益遠懼後來之無徵將立石以壽其傳抱家狀與諸述作請余爲銘謹按公諱諱字光甫公山人也國初恭肅公諱明德以牧隱高第爲太祖名臣寔公之八世祖也世襲簪組高祖諱嵩益山縣監曾大父諱時敦官主簿大父諱慶雲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事父諱靈肅 贈通政大夫吏曹叅議母濟州梁氏叅奉山秀女學圃彭

孫曾孫也公自幼聰穎秀發迥出羣兒八九歲讀孝經小學等書已通其大義以承父類爲至痛每晨起盥櫛正衣巾拜謁于祠板終身不替事母夫人及王夫人極其愛敬疾病剖水取鬻禱北辰斫指旣喪廬墓啜粥皆勝冠以前事也時安先生望重一省四方學士多歸之公慨然發省即齋刺稟學先生甚器重之旣而丙子事作中外洶洶公奮然有敵愾之志與家人訣即日登程與從先生先生方整理器械分署部曲即任公以書記從事蓋以其忠孝天性臨亂可仗而文字美法亦無出其右也行至房城立馬作

歌歌曰時事何紛紛虜騎正崩騰白面書生不勝忠  
憤匣裏三尺欲試驗聞者髮豎及到礪山聞國事已  
去痛哭而歸自後常倏倏不樂歛迹杜門諷詠書史  
為沒身計晚年擢司馬一試聞喜宴不隨衆飾慶其  
號盡悔者蓋痛恨靡逮之義也其生以 穆陵庚子  
卒於 顯宗壬子享年七十三夫人光山金氏主簿  
典女平與公同年合窆于綾州松石面青蓮洞坐良  
原今 上乙丑追享于忠賢祠生子男四人東彬東  
榮東赫東鳴進士皆以文學行義著稱家鄉文載望  
曹挺震其兩婿也嗚呼君父大倫也忠孝天性也苟

或違之天地開而人類滅矣故論人於消長屈伸之  
際者一觀義理得失而利鈍成敗不計焉公閱腹長  
養文學成名孝友立身既卓乎難能終以移孝之忠  
身非守土之官手無尺寸之資而沫血飲泣奮赴國  
難有滅死無悔之志者非篤於人倫而性於仁者可  
能乎彼一時肉食輩口含王章手握重兵而甘蹈檜  
覲之覆轍者亦可以羞死矣此其細大曲折俱有尤  
齋宋先生敘述可與天壤同其悠久名位顯否不須  
論也銘曰

公山故家世著令德公姿出羣有識嶷嶷孺慕終身

堂扁悔畫隻手仗義哀我民國彼何人斯汨陳人極  
齋鬱未伸厥心孔惻錫類後昆感應靡忒椒聊繁衍  
盈溢區域謹其闡揚用作儀式巴翁巨筆有光千億

月湖張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止淵字善汝張氏之先蓋自高麗太師忠獻公  
諱貞弼始太師曾孫平章事諱之賢季子文成公諱  
末翼食采蔚珍子孫仍籍焉終麗之世簪組蟬赫譜  
不絕書而典理判書諱良守尤著於公爲幾世祖也  
曾大父諱泰祥大父諱德孝父諱錫永俱有行義妣  
屏山朱氏公稟姿秀異行過於言質勝于文凡日用

彛倫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  
爲惡而不能不去居處必恭執事必敬事父母孝與  
朋友信睦於宗族接人忠而及物恕教子課孫勉勉  
若不及奉先之節追遠之誠迥出等夷修舉廢墜經  
理未遑者不可一二枚舉平生手不釋卷性不嗜酒  
早廢舉業無意進取白首江湖迢遙自適有不換三  
公之趣是以親戚服其義鄉里誦其德一辭稱賢入  
君子無間然生以 仁陵甲申歿於今 上辛卯壽  
六十八塋于縣西兄弟峯下坐丁之原公雖隱滄海  
濱不得見知於世夷考其行治大略則於吾夫子所



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與夫十室忠信庶無愧焉苟  
非洲源之宏溪天賦之篤孝特地該完何以如此是  
固可書而不可泯也夫人英陽南氏學生泰煥女有  
女士行先公一年卒墓同穴育二男四女柱臣柱益  
朱秉權崔學永南斗年洪淳珏四婿也銘曰  
赫赫太師麗室元輔汎掃風雨功莫與伍亦粵松翁  
丕承乃祖五龍矯矯分茅列土文成之封實維仙槎  
逮及典理名振中華公襲前光稟姿絕倫務實循本  
芥視簪紳鄉物六行可警頽俗世鮮知德沒齒海曲  
有子有孫教誨式似積累之報百世可俟

金處士墓碣銘

并序

處士金君諱性休字命仲家濟州漢擘山下生卒四  
十有八年敦行孝悌惠人利物士誦民傳有顯厥望  
嗣子義正甫諱不明不仁之戒將立石以銘余於處  
士雖不及顏知其為篤實君子人也銘曰

金出駕洛遍山沿眺羅避地不記年芝種醴派歷世  
綿有美一士稟賦專仁義忠信根於天師友經傳加  
鑽研外物看作浮雲然惡衣菲食屋數椽荐丁兩憂  
終始虔奉先率下禮無愆貧窮禍患痛顛連吉凶嫁  
娶皆我焉在今則無古有賢兒寬董生雙美全積而

必發理著宣肖子耽經工百千斲食天地凜冰淵洛  
閩篇中玩魚鳶山可泐移海可遷此心斷不柔道牽  
易不百年少遲延儵然遠舉隔九泉民不興行知德  
鮮我其銘之揭于阡

同中樞檜軒吳公墓碣銘 并序

錦城吳氏檜軒公沒二百餘年墓道無顯刻門中謂  
我家文獻多闕凡係故事雖不槩見其以先祖名位  
志行一任其晦昧無傳則不明不仁罪將何居因使  
其十世孫晦根將命栳益鉉而請銘焉顧不佞識陋  
文下不堪任人金石事至若闡發先德彞情所同難

容固辭謹按公諱以健字強叔吳氏以高麗中郎將  
偃為鼻祖至本 朝有諱自治以敵愾功封羅城君  
謚襄平於公為五世曰世勳府使羅原君曰訥進士  
號七松處士曰彥虎進勇校尉曰克義禦侮將軍副  
司猛是為高曾祖禰妣羅州林氏考愴公稟姿穎拔  
自少善文章由上舍生筮仕中部叅奉進階通訓且  
以功臣嫡長孫用會盟祭執禮勞陞嘉善至同中樞  
因退處南服若將終身 憲文王丙子之役慷慨不  
自勝與族侄守翼移檄倚邑募兵聚糧將西上奔問  
行至蘆嶺聞國論已定痛哭而歸屏絕交遊杜門自

靖此其履歷出處之大略也雅性孝友日必拜家廟  
好善如不及嫉惡如讐敵常以小學近思錄爲檢身  
進學之根本階榜所居有湖山之勝時與意中知舊  
若慎副學天翊姜睡隱沅林判書潭林持平埜梁應  
教曼容諸公往來酬唱風韻流動無塵俗態一時歆  
艷稱述以詩有平生孝友人爭慕晚歲官卿不自榮  
醒醉任便襦放達清高成習少公卿之句此又平日  
行治之一二也由是觀之其性情云爲之忠厚惻怛  
磊落脫灑當於古人中取而湖南忠義錄之爲一副  
公案儘不可誣矣其生以 穆陵乙酉卒於 仁祖

己丑壽六十五塋于治北元堂里坐甲之原夫人李  
氏籍完山男二俊標進士顯標通德郎女梁禹復側  
室男子標寅標銘曰

子嗟檜翁忠孝顯闕國有急難奔赴義決東裝半途  
時事瓦裂俯仰感感中心如噎優遊澗阿聊以卒歲  
樹風勵俗厥功甚偉我撮其蹟用告來世

勇齋全處士墓碣銘

并序

當子二十一年甲申二月干支勇齋全公尚協字德  
彥年五十四而卒於北青老隱里第知舊門生經而  
臨者三十餘人皆哭失聲既塋相與言曰我先生志

行節學墓無顯刻與尋常匹庶塚同其泯沒此後死者過也乃以越八年壬辰屬洪君忠裕丐銘於不佞竊惟鐵嶺以北距京師絕遠士多循分鮮慕有不學學必臃臃內修質浮於文如近日洪晚栢姜雅山諸賢以梅山洪文敬公脚下飭躬求志大為鄉黨所推重至若觀於二公之為而反求力學到老采勤者公又其人也蓋聞公年甫十餘父罹枉禍事頗難測且於拷訊之際勢禁形格雖老成人莫可致力輒從傍號泣抱持左右遮攔請以身代推官暨監刑吏率亦且感服不忍任情施威傍觀大小人咸嘖嘖稱賞曰

孝於是兒也母病風痺幾殊乃衣不解帶夜不交睫自臥起便旋以至飲食之衣服之躬自服勤未或一刻替入及丁兩憂哭泣之哀饘粥之食終三年如一日為師盡誠晚栢沒後至在連祠薦享事兄及嫂一如事父母視其出如已子凡族親病故鄰里喪威曲盡恩義功令文字醫方大略皆所通曉而乃於一朝幡然棄置便以經業為家計由石潭翁要訣次及於四子近思等諸篇晝宵鑽研不少厭倦而於小學書誦貫最富得力尤專嘗以為敬之一字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立志也堅固處已也謹嚴接人以恭待

物以怨動靜語默表裏始終一例照管而無他歧之  
惑故在家在鄉賢愚善惡咸曰善人君子而無間然  
此其狀辭中大意也由是觀之其天賦美質固不易  
得而為學大旨之不失洛建遺旨者况可見喫緊自  
得中出來也雖終老林樊不少槩見當茲歐氛充塞  
吾道被屈之日其視誣天罔國詭經破義之類奚啻  
龍豕天淵之相懸可敬也已全氏系出旌善慶尚都  
巡使諱守龍為入北始祖曰逸坎曰彭素曰春綱曰  
學九是為高曾祖禰妣宋氏尹氏公其尹出也夫人  
金氏籍金海考應漢莖于愚德墟坐甲之原文曰全

基甲金裕鉉金鳳鎮次即請銘者側室子治讓治麗  
銘曰

公嘗謂士當用死工夫方能進步言教言其自的而  
自道者乎按狀述事考實匪諛銘之在茲豈曰少補

刑曹叅議金公墓碣銘

并序

我 哲宗大王十年己未十二月二十六日前刑曹  
叅議平菴金公考終于長興居第距其生 元陵癸  
巳壽八十七粵三十五年公之孫在瑑以吾南處士  
金漢燮所為狀遣其胤世鉉諭在瑑曰吾祖行治  
極有不可泯者敢丐一言以銘墓道不佞再三辭非

其任而不獲焉則謹按公諱相勉字士強光山人金氏胄于羅麗朝益昌大名公巨卿世不絕書入本朝吏曹參判諱瑚號三慕軒傳至郡守諱漢一當仁祖丁丑以翊衛陪東宮入瀋陽有勞績於公爲六世高祖時重曾祖昌宗祖龍錫考東岡處士元澤妣長興馬氏允權女公生稟秀異才諳明敏五歲就學一覽輒誦十餘歲詩句往往有驚人人以神童稱東岡公教曰勿求仕進雖吾家法汝須早晚決科以榮門戶可也時東岡公簞瓢屢空不堪其憂而爲公負笈之資則必極力辦備始終如一公益勵志篤工

夜而繼晷無斯須間斷嘗讀蕭寺一日忽心動歸覲經宿夜大雨明即復往寺已傾覆僧皆歷死聞者驚歎以爲公之免夫殆天也自是汎濫經史鍊熟詞章弱冠前已成巨儒京鄉試屢發解如洪洲泉奭周金蕉泉相休諸公皆與之交遊而器重焉純祖壬午登明經科隸屬樞院由成均館典籍宗簿寺主簿司憲府持平掌令司諫院正言獻納吏兵曹佐郎外則慶尚道都事金泉大同道察訪壬子以優老典陞資通政特拜刑曹參議此其前後履歷也公爲人忠信英邁立朝數十年以事君不欺爲主本其在臺職所

惓惓者不越乎勉聖學開言路賞善罰惡數三大義  
微陵享役以典祀官兼大祝適有異趣人陰謀擠陷  
公受以為罪竟至被讎後以直言忤時宰謫林川三  
年而宥公之與世寡合未展所蘊蓋其勢然也事親  
極愛敬及喪哀毀踰制每以祿不逮養為至痛曰恨  
不得早自力穡以供甘旨於二親無恙之日也值忌  
辰盡如在之誠寫祝常淚注潑墨外任時官廩餘資  
置遠世祭田恤貧窮宗族一不入于家平居日必冠  
帶謹嚴自持雖在倉卒無疾言遽色與夫人相敬如  
賓未嘗以便服入中庭訓迪後昆必以義方接人諄

諄無一毫怠慢意遷徙不恒所至環堵蕭然而處之  
晏如尊閣玩好者惟書籍而已休退之後亦不以老  
衰自畫日誦四子心經尤用力於涵養本源之地興  
到則與會心知舊觴詠自適不問世間有多少事其  
晚年造詣之篤風韻之高又非俗儒所能識也公嘗  
參 皇壇祭享有一律曰圖報 皇恩設此壇大明  
天地月輪團珠珣陟降 三神后星珮趨躋百亭官  
念念羹牆清夜半聲聲鍾鼓白雲端詞臣亦有風泉  
感拱北樓前乍倚欄即此咳嗽之末而亦可見性情  
之正也有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墓在寶城郡星谷坐

異之原配水原白氏時俊女後配錦城林氏德遠女  
並淑夫人有二男一女男箕斗都事箕淳通德郎女  
郭弘濟箕斗五男二女男在福在貴在珪在鶴在殷  
女金轍鉉李洪根箕淳一男在榮在福男孟鉉在貴  
男汝鉉在珪男卽世鉉女朴應陽李秉燮在鶴女李  
在殷男宗鉉孟鉉男永春餘皆幼銘曰  
東翁穀後其心斯炳公乃善述懸刺發省遂忝得魚  
內外履歷薇垣霜臺馴致緋玉榮不及親痛結肺腸  
退守林樊身世兩忘蹟公平生務本篤倫我述其最  
用告後人

芝軒梁公墓碣銘 并序

世之安窮約務本實老死不悔者蓋多古家淵源中  
出來若近故芝軒處士梁公諱相麒字最賢殆其人  
也梁氏籍濟州上祖諱元俊麗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自後歷世冠冕入我朝諱彭孫官校理 贈判書  
諡惠康受業於宋知止堂與靜菴趙文正先生為友  
世稱學圃先生於公為幾世曾祖諱命祖祖諱聖德  
考諱漢永並以行義著聞鄉里妣豐山洪氏永祚女  
公稟姿出等夷平生不取進取惟日用常行是務是  
急事父母極愛敬處兄弟常湛樂睦於宗族信於朋



友動靜語默罔或少忽鄙悖浮雜不出於口毀譽欣  
戚不經於心至惠人利物等事惓惓如不及常以早  
失怙恃未克致養為至痛讀書至大舜五十而慕老  
萊子七十孝奉之爭未嘗不三復掩涕曰欲孝無人  
欲報無地唯守身謹節無忝所生斯可矣因杜門息  
交不干外事對子孫諄諄言富貴在天非矧力求學  
問由已勉斯可能識者以為知言云生以 健陵庚  
戌卒於 哲廟壬戌享年七十四塋于南平猪浦面  
淵谷負良之原配咸安趙氏鳳運女貞靜純一盡心  
事舅姑血指回夫病塋綾州富春面寶城時辛坐男

長孝默過房次悒默仁默斗默女文致郁悌默男在  
成在海仁默男在九斗默男在寬在海種學績文嚴  
世其家一日以公遺事來曰吾祖即世四十有餘年  
墓尚無刻幸一言表章信示久遠則是丈人之賜也  
余不敢以老病辭遂撰述梗槩庸副孝子慈孫闡先  
之誠云銘曰  
重內輕外天賦家傳澄心寡欲六行斯全我述其蹟  
昭垂永年

固軒處士金公墓碣銘

并序

固軒金公既卒之九年丙申金君子忠甫袖其祭誄

文字千里而訪於余曰吾先師始終溝壑雖不槩見  
竊以耳目所覩記則稟姿秀異迥出羣類襟懷坦蕩  
而物我同視喜怒平正而畦畛不設念慮之萌必誠  
必敬而務合於道言語之發必信必重而固或有愆  
行於家者斬然有法度修於身者壘疊若不及講究  
天人貫穿百家發為文章渾浩流轉意致之明詳略  
相因撰述之精辭理俱到巨匠大手莫與爭衡其平  
日進修之工程也斷置功令從遊謙齋金先生門下  
動靜語默是訓是式聞一善書紳而服膺見一行恪  
謹而遵守饘粥不繼捐金以救急囚禁畏約宣力以

解危及其易簧心喪致哀負土成葬立石記蹟置田  
供祭設契存孤亂稿在篋則曰刊役不可緩真形留  
本則曰違祠不可闕隨處盡誠老而彌篤又其為師  
服勤之始終也是致望實俱尊在家在鄉一辭推服  
卒焉侯伯薦剡名聞九重而竟齋志以沒不展厥  
施者得非慷慨而太息者歟顧今墓木已拱尚闕顯  
刻是後死者責也願有以銘之余歛社三復不勝曠  
感決知其非金君阿私之言乃其同門諸公肺腑肝流  
出底大同公論亦我雲菴朴公所嘗欽服而至發於  
誅文者也不賢而能之乎可書也已公諱熙敬字祭

五新羅敬順王八子其一曰殷說是爲鼻祖中世文  
川府使諱興呂自長洲入于宣川因以長洲籍焉曾  
祖諱時鐸祖諱濟宗父諱右榮妣潭陽田氏得麟女  
至以 仁陵庚寅卒於今 上戊子享年五十九葬  
在龜城鶴汀子坐之原配鎮安李氏某女密陽朴氏  
某女育二男五女男性培女李某朴某李氏出男根  
培女韓尚烈餘幼朴氏出也銘曰  
猗歟金公謙翁嫡傳學如不及窮而益堅歐巴交際  
爛然日星衣闡厥懿昭示千齡

贈兵曹參判文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紀房字仲律文氏系出南平江城君益漸寔爲  
九世顯祖高祖諱尚行禮曹參議曾祖諱蘊寧海府  
使祖諱昌海美縣監考諱炯進士妣海州具氏以某  
年月日舉公將降父夢房星覆屋落於懷中故因以  
名云公天賦秀異自幼少時膂力也智略也儕輩莫  
敢先登文科未陞六值壬辰倭燹 大駕西遷 宗  
社綴旒公謂軍旅之事吾雖未學當此危迫政爲人  
臣子鞠躬盡瘁之時也糾合義旅並家僮數百人與  
權都元帥慄爲聲援前進南原殺賊無數竟以象寡  
不敵遂死之臨絕口號有平生殉國志腰下玉龍知

力盡孤城下謹扶社稷危之句事定錄原從二等  
賜鐵券 贈嘉善大夫兵曹叅判事載忠義錄及本  
府邑誌塋在長興龍溪面金藏山坐坎之原夫人草  
溪卞氏考兵使國幹子亨吉司憲府監察噫忠義之  
性出於人心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宜其諱之熟矣而  
吾觀伊時士大夫能挺身奮義死於國難如文公者  
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  
遭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狀如公可謂得其  
本心而無愧於人臣之義也夫後孫成鎬洛淳以狀  
來請銘銘曰

敵愾之勇殉國之忠刻詞于石樹百世風

司憲府持平金公墓碣銘 并序

不佞與金君永煥相知有年一日袖先蹟來曰吾祖  
退憂公早年嶽科官不過持憲壽僅止五十左右而  
顧其伸辨忠良惠愛人物之多少實事誠不可任其  
泯沒願丐一言表諸墓道則文人之賜也按狀公諱  
光虎字文甫其先蓋出新羅有王子興光知國將亂  
遜于光為氓庶子孫因籍焉麗朝益彰大連八世為  
平章事洞號平章者以金氏也八我朝世有顯人  
若三慕軒諱瑚聽流堂諱自庸司醞直長諱築 宣

陵叅奉諱鬻為允著曰士傑叅奉曰鼎九曰鎮恒古  
麟壽是其高曾祖禰世以操守文學著稱鄉里妣清  
風金氏字亮女公自幼有至性事親無違侍立進退  
克循規矩讀書必務窮義趣不以誦數為急晝宵矻  
矻淹溥該貫年二十九而至 景宗癸卯擢明經甲  
科第三例付九品職為漢城府叅奉時羣凶矯竊忠  
逆倒置公遂與金鎮商洪錫輔宋相琦諸賢疏辨四  
忠臣誣枉並被削放田里未幾叙復由成均館典籍  
出官叅禮道察訪值歲歉馳進營門進救荒策留布  
政司三日以聽不聽決去就計監司感其義許之乃

得官錢數千緡及捐自家廩况救活一方且立倉廣  
糴為規久備荒之規名曰濟瀆倉居民賴之入為司  
憲府持平尋以親疾歸家遭艱盡禮服闋不復為仕  
進計日錁子侄賓友討論舊業怡然自適無幾微流  
落不遇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得失顧乃何如  
而一命士之存心愛物於人有濟者尤可信也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殆是之謂歟卒於 英宗乙丑  
距其生 肅宗乙亥享年五十一葬在長興富平葛  
谷負丁之原淑人原州李氏考思亨後公十六年卒  
墓合祔育二男長宗潤次宗澤宗潤男相致相楫相

樞相弼相績女崔仁憲李志說宗澤男相徽相顯相  
呂相懋相有女鄭誠煥安性孝曾玄不盡錄永煥即  
其五世孫銘曰

熙朝策名早發聞芳隨分任職忠且勤芳施不究志  
後必昌考我銘斯石詔無疆考

德林安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壽策字寅直德林齋號也安氏系出順興麗朝  
文成公晦軒先生諱裕為遠祖後貫竹山以文惠公  
諱元衡勲封竹城也中世有諱乙謙以靈巖郡守辭  
官始居長興今為綾州人曾祖諱漢曾祖諱宅仁號

海翁有陰德考諱夢元妣清州金氏判官龍彩女公  
性根仁孝自幼一出言一舉足未嘗拂父母心年未  
弱冠遭外艱哀毀幾滅性事偏母甚敬每得善果羹  
味不先入口家貧無資朝出耕夜歸讀凡干鄙事靡  
不躬執雖蔬糲不給布綿不完而肉帛供奉未嘗乏  
絕恒如古人之為者親或有疾便衣不辭紳夜不交  
睫心憂色沮遑遑靡措有足感木石而孚豚魚者母  
夫人年九十尚康寧公白髮怡愉自視如嬰兒問寢  
視膳等節終始如一罔敢或怠宗族鄉里莫不感歎  
一辭穢善人孝子杜門斂跡不屑外事觀玩圖書永

矢不諼悠然有出處之意且以憂懼戒謹誠敬慎密  
沉默勤苦是百福之基宴安說樂驕奢侈靡輕薄惰  
慢是百殃之門云者為家庭日用間茶飯訓誡而垂  
及後昆者皆從平生經歷親切中來非偶然襲而取  
之也此其平日懿行格言之大略也今其子孫克肖  
厥德飭身劬經彬彬有穀似之美易所謂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者豈不信矣乎其生以 正宗丁巳卒於  
哲宗己未塋在州之靄雲洞亥坐原齊完山李氏震  
芳女墓各附子男二人瀕浹女徐春玃瀕女文邦浩  
閔禎鎬李敏駟浹男國禎出為瀕后女梁在璇國禎

謹慎好學以日新松沙兩處士所撰誌狀千里齋書  
問銘於余遂不敢辭比次如右而謹復曰先公事實  
可書者固如此若其傳久與否則又在吾友積累德  
業光顯祖考之如何爾吾友勉之哉因為之銘曰  
文成苗裔源遠流長海翁種德公乃承將孰積于善  
其後不昌琢辭于石久而彌章

同敦寧完清君李公墓碣銘 并序

此維楊治東紗寂山坐子而封者近故嘉善大夫同  
知敦寧府事完清君李公之墓也公以 仁陵壬申  
生生五十八年而仕仕二十八年而以丙申四月二

十四日卒于居第之正寢越明年丁酉嗣子昌穆白  
首曳衰枉至病室屬以牲石之文不俛杜門廢蠶且  
踈文字何敢任人金石事再三禮辭而不獲焉則謹  
按公諱淵九字德時慎默其號也以 世宗王子桂  
陽君 贈諡忠昭公諱增為初祖高祖諱敬天官利  
川府使曾祖諱復誠 贈司僕寺正祖諱弘健 贈  
吏曹叅議考諱碩和 贈吏曹叅判完原君兼同知  
義禁府事三世追榮以公貴也妣 贈貞夫人金氏  
籍清風考守默趙氏籍漢陽考德昌公以 當子乙  
丑中生員試邑邑筮仕 健元陵叅奉已而遭內艱

制除叙復 弘陵叅奉移濟用副奉事遷尚瑞院副  
直長陞六由刑曹佐郎正郎 景慕宮令外除歷連  
山龍安縣監壬午以 東朝寶齡稱慶陞通政拜敦  
寧府都正壬辰以年八十陞秩嘉善為同知敦寧府  
事襲封如例此其內外履歷也公稟姿仁厚器宇嚴  
重自少持心處事類光明正大無一不可對人言者  
鄙悖之談不出於口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執親之  
喪哀戚之容饘粥之食三年如一日其莅邑也處官  
如家視民如子或至不得已用刑則惻然矜憫之意  
達於面貌及其遞任不以一物自隨家徒四壁蔬糲



不繼而處之裕如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  
雖微賤必致其恭常以誠敬勤儉四字為自修之本  
蓋其忠厚有德好善不倦著聞於宗族鄉邦而無辭  
可間者真可謂叔世之表準熙朝之完人矣據例當  
吊祭致賻加贈易名螭首龜趺用飾墓道而天地翻  
覆先王舊章無處可諱則茲亦非痛恨而太息者歟  
配貞夫人清風金氏通德即著洲女仁孝淑慧配德  
無違先公二十一年卒墓各附育三男三女男長郎  
昌穆克述先懿次景穆次尚穆出系申明均安氣遠  
韓命教婚也昌穆男炳秀炳日女徐丙遠景穆女朴

冰駿側室子幼尚穆二男一女俱幼申明均二女韓  
命教一男一女炳秀一男二女男敏翼炳日二男一  
女俱幼內外孫曾摠若干人銘曰

忠昭古家允多令聞公厚厥德守以敬謹遐壽顯秩  
報施自天曰汝樵牧胥其告言毋或敢傷君子之阡

義禁府都事具公墓碣銘

并序

不佞弱冠遊學僑寓楊根之西面從先生長者蓋嘗  
聞具氏先世有門掩處士今垂五十年而處士后孫  
定植以公行蹟重趼數百里求銘於不佞不佞於定  
植舊契也不敢辭謹按公諱寅字某生 萬曆丙子

至長陵癸酉而卒壽五十八系出綾城以壁上三  
韓功臣諱存裕爲始祖七世祖諱成老以副元帥隨  
我太祖威化島回軍陽德縣監諱崇璟禮賓寺叅  
奉諱準抱川縣監諱思諶是其曾祖祖考妣淑人安  
東權氏府尹祺女抱川公沉默寡言笑忠朴有古人  
風孝友廉謹敦義樂施窮交貧族咸有所賴焉公丕  
襲前光風格出倫每讀書至古君子輕富貴抗節義  
處未嘗不三復致意爲文章不事雕飾必以理勝素  
性恬澹其於一切世味無絲毫係戀曾以忠勲嫡嗣  
筮仕繕工監役歷司饗院僉正司憲府監察義禁府

都事癸亥改紀卽盡室肥遯于龍門之南冽水之  
北芥木爲廬鉏草爲茹土銜薪燭書籍以娛所居枕  
山帶江貴遊子弟擬勝結榭從事流連而公終日掩  
門藐不相干獨於江口架一扁亭風花雪月意到則  
輒擊琴引琴歌西山之操唱漁父之辭夷然放懷樂  
將終老而無怨尤之色四世祠板奉在京第每值喪  
餘及正至俗節必往展誠雖祁寒酷暑未嘗以老衰  
廢嘗馴白鹿以乘之韶顏野服往來林逕間人望之  
若喬松期佺云蓋當是之時具氏一門姻連禁掖名  
位之盛冠冕一邦及長陵御極世道重新則公以

潛邸舊契兼叔姪之親卽少屑意進取軒車鼎鍾可  
端步而致也顧乃飄然長往與世相忘視彼貪位慕  
祿知得忘喪老白首不知止者其高下優劣尤何如  
也 聖祖所以臨筵發嘆許之以子陵高節而眷眷  
不忘者誠君臣間知己也嗚呼休哉葬在外門掩渴  
馬洞負壬之原配朔寧崔氏佐卽應休女有婦德先  
公卒窆于楊州南真官面羣場里育五男一女男長  
元亨牧使元英元老元彌郡守出后元屋 贈左丞  
旨出后女金鼎憲元亨男銑生員鎬監役鎮忠佐衛  
出后元英男鎮知中樞鎔出后女薛應昌俞璉元老

無育銑男文胄無后文明出后鎮文相武科宣傳官  
鎬男文奎文翼武科朔州府使文斗出后鎮文井其  
季也銘曰

嗟公家世 王室姻親 長陵御世不忘者存亦粵  
忠穆左右攀援公乃掉頭榮利浮雲汕濕之會山秀  
水清侶魚遊鹿樂此巖耕象昏熙穰高蹈令終石以  
永垂大樹之風

處士曹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理源字通汝姓曹氏系出昌寧以新羅太師繼  
龍為鼻祖歷至侍中欽平章事自奇節義勳庸炳煥

史乘不須譜也入本 朝有達夏縣監季憲 厚陵  
叅奉士英訓導學於南湖鄭慶良光海讐 毋守正  
不仕主簿夏郁 肅廟己巳棄官歸鄉於公高祖以  
上曾大父松壽秩資憲大父命灑父有成妣姜氏籍  
晉陽考鑽金氏籍商山考振漢生父有采妣崔氏籍  
全州考慶觀公以 健陵丁酉生於宜春之上井里  
第自幼簡重寡默一言一步克循規矩事親極愛敬  
執喪盡禮制前後十二年草土並泣血未嘗見齒謂  
奉先收族人倫一大節就見在土田優定份一以及  
門內族戚下至臧獲輩亦皆隨等均分俾免凍餒摠

計餘存十減七八或謂過於厚而又未必其一保  
守何公曰吾所嘗為者如此豈可逆料未來而但私  
我子孫為損志益過之資乎值甲戌大歉餓莩相望  
計口設粥凡親族鄉鄰飢不得食者道路往來無所  
於歸者並多方賙恤全活甚衆自奉儉約不近華麗  
之物持論嚴正絕無依違之態此公行治大略也享  
年七十三而卒於 景陵己酉墓在琴洞西坐原比  
塋送者數百人配昌寧成氏師涵女事君子無違禮  
先公六年卒墓合祔育四男二女男敬殷敬鎮敬龍  
敬善女姜基佐姜玟會敬殷男仁煥龍煥益煥女金

禹性鄭德元敬鎮男始煥女權宜赫李潏基敬龍男  
圭煥東煥女柳周畿鄭斗元許必敬魯男軫煥基佐  
男鎮赫鎮喆鎮珥鎮兢鎮朋鎮林女李某崔某玟會  
男永保曾孫塾以其大人命銘於余竊念公以篤  
孝純行韋布終身不少繫見不能無識者之恨然觀  
於後孫之贊其有以講六蔽之訓而反之於身以大  
孝德之傳也可信無疑則公積累不食之報政在於  
是不可以老病為託終於泯默也乃叙次如右銘曰  
人倫日用百行其首而民鮮能公實富有有舉三尺  
琴湖之陽考寶論世揚此銘章

南原教授隱松堂金公墓碣銘

并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非言不著言依德不朽若故  
隱松堂金公實行邃德尤門高第四梅堂尹公三舉  
狀之 世孫翊贊黃公胤錫跋焉斯可以徵百世矣  
公諱景哲字允甫金氏安東大姓譜自麗朝忠烈公  
方慶始歷至左議政上洛君士衡為入我顯祖配  
太祖廟庭四傳至通贊乙萬疏斥金安老遷居湖南  
之南平旋寓茂松子孫因家焉曾祖贊進士號永慕  
堂與金河西奇高峯柳眉巖諸公為道義交值考妣  
及內外承重憂廬墓十二年旋間享道巖祠祖士勗

生員考常 贈參議妣平山申氏參議孟賢女 萬曆癸酉 仁祖癸丑其生卒葬在祭廳山先塋中原公天賦凝重幼不與羣兒戲得一味不先入口母夫人病血指禱辰博學強記四書五經如誦已言於邪正善惡持論不苟教人以立志為先崇德義敦禮讓慶宗族御家眾人無間然篤於奉先每日早起拜謁家廟祭必齋沐如見其所為齋者專心為已不或聞知遠近學者信從者象方伯薦剡 賜復戶不受銓曹褒啓特除南原教授以學淺辭晴沙高公用厚為之躬勸亦不出丁酉再變與士友約守靈光城甲子

迺變募義旅備餼糧弟賢武齋益哲壬辰扈 駕與有勞績錄宣武原從勲並追配道巖事載邑誌及募義錄噫其踐履之篤淵源之正不可誣也夫人金氏籍清道考叅奉光遂高氏籍長澤考叅議光瓛男浚副護軍汎早幼女丁鎮都事金氏出男演 贈軍資監正澱女姜時高孫曾不盡錄銘曰  
為已為人學有古今公惟務實孝悌因心避世高蹈賢祖肖孫凡百君子式此玄窀

僉正李公墓碣銘 并序

宣祖壬辰島夷大寇 宗社傾危生靈塗炭文臣武

將效忠死節者多故通訓大夫行軍器寺僉正李公亦其一也公諱坤系出安城鼻祖諱仲宣官高麗太師封於白夏縣即今安城也曰諱元長西海按廉使曰諱永寶文閣學士曰諱惟仁密直副使我國開運累徵不起隱杜門洞密直有子諱導官大提學提學有子諱遜官左副承旨承旨有子諱昌門官修義副尉副尉有子諱石根官萬戶始居延安於公爲曾祖也祖諱珣禁府都事皇考諱應參直長性至孝爭載郡誌妣淑人高敞吳氏副司直冲鶴女生三丈夫子長曰垣承仕即壬辰延安守城錄勲二等次即公

季曰壘與伯兄守城亦錄勲二等公英邁挺特自少慷慨有氣節其抑邪予正之際毅然有不可奪者養親至誠甘旨無不具間或諳鍊兵制嘗言萬一宗國有難馬革裹屍而不辭矣旣而遭壬辰賊變公扈駕至臨津留後防禦一日賊兵大至先鋒將劉克良申碯邊機從事官洪鳳祥等皆效死公亦赴敵陣奴曰陷主於死地是亦不忠堅執馬轡不肯赴戰公以鐵鞭打折奴臂馳馬力戰死節即五月十八日也塋衣屨于延安飛鳳山北麓卯坐之原從先兆也配淑人咸從魚氏內禁衛雲漢女某年八月二十九日卒

墓合祔無育取承仕卽子馨蔚為嗣以文學孝行薦授教官號愛蓮堂女適李而章教官生五男長曰簪有孝行早卒次曰箴曰籙曰箔曰管箴男是齊籙男賢齊箔男奎齊管男春齊內外雲仍多不能盡記後孫殷相從余遊有年一日輯公遺事謁余曰吾先祖一心死國之節若是其烈烈卓卓可以有光宇宙百世可傳而後裔不振尚未有墓道之文願丐一言以榮泉途余起而敬曰噫使今日東韓一區每鄉得知公者幾人以知尊君親上之義則我衣裳禮義之俗亦足以不淪於夷狄禽獸之域矣而今未有得則余

安得不唏哉遂比次如右而繼之銘曰

龍飛鳳舞萃于延區迺毓其靈生此傑夫志純膽大  
文武材俱國步蹇屯島夷為虞鯨睨臨湍先鋒摧傾  
單刀赴敵視死如生誠透金石輝映日月億世在後  
孰不感發我追作銘幽堂植碣



勉菴先生文集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frame.

